

婦女問題研究叢書

性與人

周建人譯著



1927

周建人譯著

婦女問題
研究會叢書

性與人生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付印
一九二七年一月出版

性與人生

實價大洋四角

著者 周建人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不許
翻印

發行所

上海寶山路
寶山里六十路

開明書店

序言

這本小書是湊集幾篇不相關連的文章而成的——有幾篇是譯文，有幾篇是寫的。我譯或寫這些文章的動機，有時候是在得稿費，有時候因受朋友的囑託，推却不得，寫一點以塞責。雖然有時也想發表一點意見，但苦於讀書不多，思想不熟，寫下來沒有一點精練的意思，連自己也有覺得譯的幾篇，原文是很有意思的，只是我外國文不佳，深恐有錯誤。因此我對於從前或譯或寫的文章沒有心思要保存他，更沒有湊集起來出書的願望了。後來終於因雪村先生的攛掇，於是這册小書的刊印。但我希望我的譯文雖不免會錯，或不至於極荒謬，寫的雖然淺薄，然不至於說謊，這是可自信的。我希望這小冊子到讀者前面時，雖然不能夠從這里得到益處，但損害讀者的思想或者也不至於。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

周建人

性與人生目次

性的進化·····	一
愛的起源·····	三一
女性天才在那里？·····	三八
女性的創造力·····	五七
支配性·····	七一
○二重道德·····	八一
女性的社會遺傳·····	九七
○社會主義與性·····	一〇五

性
的
進
化

人間的戀愛是怎樣一回事，換一句話，他的本質是怎樣的，這問題，近代許多人常想說明他，然而解釋却是很不容易。有些好妄自推測的人，不是以爲人間的戀愛純是靈的結合，便是疑爲卽肉體的愛（Physical fondness）的代名詞，其實這兩者都只見到一面，都不是公平的考察。我們如要得一個正確的概念，必須從性的進化考察起，從原始生物裏考察兩性怎樣起源，和生殖上有性的分工於種族的生存有什麼利益；再追求兩性吸引的進化階級；怎樣由肉體的愛而入美的吸引之域，再進步而成智慧的吸引和同情的發生。

現在科學研究的結論怎樣說呢？科學家告訴我們說，人類的戀愛可以分析爲三個原素。（一）是本能的機官的吸引，這差不多是全然不自覺的；（二）是美的吸引，如聞見對手的聲音，眼目，身材，態度而感覺到愛；（三）最後有所謂情操的吸引，這纔純是一種心意的現象。純粹的戀愛是合此三者而成的。所以戀愛是靈肉混和的，——雖然各人的混和成分各有不同，而且又時常改變。

變愛的混合要素，雖然因個性不同而成分不無差異，然過偏於一面，兩性的結合使不幸，英國的生物學者該池和湯姆遜告訴我們說：

『精神病研究者和別的學者，對於這題目特別注意，他們的判斷，比任何非批評的意見大有價值。他們說：凡婚姻的成於太偏於某種吸引的，幸福必少——例如太偏純粹的肉方面，太偏於美的方面，和太偏於智慧的方面。純粹以德性和智性為基礎的結婚常常會缺乏成功，正和全然以感覺基礎為婚姻的相同。』

我們既明白了變愛的本來面目之後，可以使我們的思想比較的正確一點，可以使我們知道正則的戀愛不純粹是肉的，也不純粹是靈的，世人強把他分作兩者，又強說前者是如何卑下，後者是如何高尚，這話實在欠慎重。他們又說：

『文明的男女的正則的戀愛，猶如一株樹，他的根深深的種在動物本性裏面的——根枝也許已經修剪過，但從不完全切去的——他的高枝則已昇入日光裏，並且結着精神的果了。』

但性的進化和戀愛的長發這個題目是很不容易概括的講的。我很知道對於這問題不能講得像研究有素的該池和湯姆遜兩教授的圓到得當，所以就將他們所著的性裏所講的性的進化的過程節要敘述在後，給人們對於戀愛本質一個更明瞭的概念。

性的最初的起源

人類戀愛的綫索是繁複的，即使在文明人類的普通的表現裏，那線索係由各股細縷交織而成的——有體質的和心意的，審美的和智慧，個人的和社會的。但是在各種形式中，總存着固執的血和肉的吸引，我們如果忘記了性的衝動是人類的榮光也是人類的羞恥，那麼我們容易陷入錯誤了，并且還有不可解的長的歷史剩在後面，從這里可以觸發有機的過去之暴烈的衝動力的。

這是很有意義的事，性的起源，直在生物統系樹的根間，——這是原生動物和原生植物的分界處。這類簡單的生物，用分裂，出芽或孢子以繁殖；但沿着這類繁殖方法，還有

一種不同的過程，即兩個體的合併，我們稱爲接合的便是。尋常有人相信，是簡單的生物是不具自性生殖的，但據後來的人研究，說明事實並不是這樣。許多單細胞生物常常兩相合併，成爲一個；這種接合，在數目上顯然是減少，不是增加數目。別種動物，例如許多有纖毛的滴蟲，則只有一部分接合，即便是他們接近聯合，交換了核的質料，隨後又各自分開。又在別種例裏，動物能發生一種特殊的質料（即孢子），這能互相合併，并且形狀常常兩種不同——有大孢子和小孢子的分別——正和高等動物的卵和精子相當。

在普通鐘形蟲的生命史裏，一個小形而能自由游泳的個體，能游泳到別一個鐘形蟲，黏住在那里，并且鑽進到裏面去，那大形的鐘形蟲是仍然用能收縮的柄，着生在水藻上。這里我們可以認爲雌雄的小模型麼？這是真的，大多數的原生動物，分明是單細胞的。他們和多細胞動物中的雌雄完全不同，只能相類比罷了。他們的個體，與其說和高等生物的個體相當，還不如說和高等生物的性細胞相當；他們好像只是沒有軀體的卵子和精子罷了。但是最重要的事實是，即在原生動物中，也有用專門的生殖質料兩相合併的，

并且那兩者形狀不同——大胞子和小胞子。這里便是性的起源了。

團藻的例

性的進化的第二階段，團藻是最好的例。他是一個滴蟲團體，清水池中常見的。他纔有身體的組織發生了。他是集一千或一萬的鞭毛細胞而成的美麗的綠色球，因種的不同，鞭毛細胞多少也不同，各細胞間，則有原形質的絲相通連。他能在水中很快的滾過去。他的營養方法多少和綠色植物相似。現在讓我們一考他的生殖的情形。

有時候，球中各細胞都會得起生殖作用，直接分裂成爲小團體，全沒有別的困難。這是一種生長的生殖法，至少是一種處女生殖的方法。但在別種狀況之下，養料缺乏的時候，一種不同的直接的生殖方法起來了。球中有些細胞變大，貯蓄起滋養質——便是卵；別有些細胞，構造作用減退，褪去綠色，變爲黃色，幾次分裂，成爲許多微小的單體——那便是精蟲。他能從同一個體中的不同部分，生下兩種異形的生殖細胞來。但我們又見團

藻的團體中，有的團體只能生卵子，別個團體只能生精子。生卵的團體，似乎格外營養優良，而且構造作用較盛；於是他們纔有雌雄的分別了；并且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兩性間不同的基礎。但在這兩種團體裏，我們尚不見有『性的行爲』(Sex-behaviour)，這無寧息而且亂竄的小形精蟲，放散在水中後，有幾個即行近成熟的雌性團體，被吸引而達於卵子——他們相離還有一點路，便被一種多少有點神祕的吸力所吸引，這種作用，在我們的初步的知識界裏，用『向化性』(Chemotaxis)一語來說明。

原生動物接合的意義

從他的滴蟲的接合的觀察裏，摩拜 (Maracas) 曾經進究這種過程的意義。他的疑問是接合作用是否能夠使次後的分裂——即普通所行的無性繁殖——加速。他所得的答案是否定的。當一對滴蟲 (Onychodromus grandis) 接合後，由一個個體行普通的分裂，而分化為四萬至五萬個。但是他見隨伴結合而起的和再完成個體時的內部變化，

却增長其弱性。

這種結果實足使人迷茫難解的。摩拜於是另做一種試驗。他於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培養了一個滴蟲 (*Stylonichia pustulata*)，觀察他的世代，直到一八八六年的三月爲止。在這期間，他由平常的分裂生殖，共分生了二百一十五代。那種滴蟲是不和同族接合的，所以不會接合。但到了那時候，見漸漸衰退。個體漸老而衰弱，營養力消失，無性生殖終於停止了。

這時候，在其族未衰竭以前，將幾個滴蟲放回自然的狀況中去，使和同種而不同族的相接合。再取其一個單獨養了五個月。這回養到第一百三十代時，將個體移到新的狀況中，仍能和不同族的個體接合。再後，則接合能力也自消失，到第一百八十代，見與同族中的個體也有求接合的傾向了。

這等隔離的養，結果是完全衰弱，無論組織和官能都是一樣。個體的形狀減小，直到只有原狀四分之一的大，核也分開衰退，食物和分生的能力後來也消失，這衰老的系統

終於死滅了。

從以上的情形，摩拜得了一個論斷——即無性分生的次數是有限制的，到那時必須行接合，否則生命便要衰老的。接合這事，在個體也許是危險的，就分裂上說也費時間的，但爲保存系統的強盛，接合作用却是必要。如沒有接合，即使原生動物本來能免除自然的死，後來也必死亡。摩拜所做的試驗，十分仔細，由這些試驗（和別的事實），遂立下常稱爲接合的『動力學的』理論的基礎——這便是說，『生活質的定期生理需要的滿足，能使細胞的生長力重復振興。』但是後來的試驗，對這事又得了新景象。由試驗顯明，滴蟲對於自己生下來的廢料非常的敏感，因此說摩拜所說的衰退是因滴蟲自己中毒，並不是因不行接合的緣故。

後來有些觀察家，曾觀察滴蟲的無性生殖到數百代，絲毫不見衰頹。美國的考鐸斯（Calkins）曾經培養草履蟲（Paramecium）至六百餘代沒有接合，見有衰退的朕兆的時候，只要將牛肉汁加入，又復振興。同是這滴蟲，用微量的酒精，馬錢精和類似的刺激物

都可以防他的衰老。近代研究的傾向是說在一個完全的環境之下接合實在不需要。但是和異族接合能增加活力的意見却並不反對。

我們現在取胡特魯夫 (Woodruff) 在耶魯的一種試驗來說。他於一九〇七年五月一日，開始將一個野的草履蟲 (*Paramecium aurelia*) 從水族器裏分出來培養了。到他分爲二個，二個又各分爲二個的時候，即將那四個分別培養，以作四族的起點。每日將分生的各個隔離開，以免互相接合，和容易確實計算世代，所用各種培養液是都預先煮過的，以防別的個體偶然竄入。

從一九〇七年五月一日起，到一九一二年五月一日止，在這五年中，草履蟲共分生了三〇二九代，並且見末了的世代，健康和起初的相同。第一年分生四五二代，第二年六九〇代，第三年六一三代，第四年六一二代，第五年六六二代，平均四十六小時分裂三次。以上沒有一個時期見有生理的沉鬱的情形。胡特魯夫的結論所以說：『一個單細胞的原形質自己是有無限生殖的能力的，在優良的環境之下，不必依賴接合。』據他的試驗

說，那衰老和受精的需要並不是生活物質的根本屬性。

雖然原生動物在一時期內行無性生殖接合作用並不需要，但在環境不良的時候，這却能使原形質的生活力加強。我們再證以別的事實，見接合在種族生命上實有重要的作用，便是接合能使生物抵抗環境的力量增大。又接合作用能將種的普通性質維持，並且個體的劣弱性經過和別的個體接合後，遂為別種性質所補充。或者接合這種過程，又能使兩接合體的主要質相合併而發生變異。近代健寧斯 (Jennings) 的研究便是維持這種主見，說接合的意義，即在能夠得到兩親的遺傳，並由此得發生變異。當生命狀況困難的時候，常容易起接合作用，因此能更性質重新排列，有些個體遂能適合於變遷的狀況了。所以接合能促起變異，並且有幾個體更由此獲得生存的代價。

身體細胞和胚種細胞

團藻一類的生物已進到性的進化的第二步，到此生殖細胞和身體細胞祇有區別。

一個正在發育起來的胚胎裏，我們見有分工作用，變成各種不同的組織，這名叫分化。例如有些細胞變作收縮的肌肉，有些變作感覺器官，有些變作消化用的器官，又有些變作骨骼等等。但又有些細胞留着，於構成身體上是沒有關係的，這些便是繼續種族的胚種細胞。

有身體細胞和胚種細胞的分別始於團藻，以後各種多細胞生物都是這樣，從海綿、水螅以至鳥和哺乳類，從海藻、地錢到羊齒和樹木，生殖都用有性生殖，生命的繼續都是用特殊的胚種細胞的。有些生物又以萌芽或裂片行無性生殖，但這兩種方法是很不同的。

性生殖的利益

但現在却發生一個疑問了。即生物不用出芽或裂片的方法將身體現成的一部份分離以成個體，而須生出特別的胚種細胞去造成個體，究竟有什麼利益呢？（一）答案是

說性生殖——即從一個受精的卵發生新個體——比無性生殖經濟得多。性生殖只須兩個細胞便足以發生一個新生物；出芽生殖則須數千細胞方能生成一個個體。這個回答，固的道理，但尚未能圓滿。因許多植物和許多下等動物，食物都極容易得到，經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例如一個水蠅蟲從受精的卵發生出來後，即刻便行無性生殖，即造成數千個體的團體了。所以必須知道，性生殖比無性生殖經濟之說，只有在有些情形纔如此，并且行有性生殖，胚種細胞也是很浪費的。(一)第二是說因為無性生殖為高等的，繁複的機體所不適用。鳥決不能分裂繁殖，象也不能出芽增殖。他們是極其分化的動物。高等動物沒有一片肌肉能作全體的一個代表，不能如水蠅裏的隨便那一片能長成爲個體。現在從高等動物體切去的一片組織雖能培養至很久，爲從前所不及料。但那分離的一片，決不能在自然狀況之下生存。然而複沓的生物，也有能行出芽生殖的，如卷丹是很發達的顯花植物，他却能以芽肉傳種。美麗的能自由游泳的被囊類，稱爲莎麗普(Sarcomas)的，也能夠出芽。莎麗普是一種很複沓的動物，身體已是很專化了的，却能以胚種細胞生殖。

和出芽生殖交番爲用。他的無性生殖是用『匍匐枝』的，即從他的身體裏長出一枝枝狀物，後來分裂而成一串的萌芽。換一句話，用這出芽方法，雖複雜的動物也能夠做，如簡單的水螅那樣。(三)第三是說，胚種細胞和身體細胞分別開，使身體細胞（如神經，肌肉，腺體等各細胞）更能夠自由分化，并且生殖細胞也能夠避開身體上因事變而起的影響。用一種特別的胚種細胞去行生殖，可以減免其親的身體上得來的損害，這在無性生殖是不能避免的。但身體從外間獲得的利益，當然也不能遺傳了。從別一方面說，因胚種的變異而得來的利益，用胚種細胞生殖的方法更容易得到。行無性生殖的植物，變異固然也極常見，例如菊屬便如此，但是行胚種細胞生殖，變化更多些。據有些近代的研究上說，胚種細胞在體內，營養和其他的狀況能够使他起胚種變化。因此，胚種細胞生殖，遺傳身體上的缺點的危險既可減少，內部遺傳的變異却可加多。別的利益大概在這一點：即新個體從一個細胞發生起來，遺傳性可以再歸於統一。因胚種細胞並不像是一個凌亂的旅行囊，裏面亂糟糟地安放着遺傳性質的；他是一個形式簡略的生命體。是一個機制

統一個體，便是性生殖優於無性生殖的地方。

精細胞和卵細胞

在圖畫一類的生物裏，我們又見到兩種形狀不同的胚種細胞了。一種比較的大，多含細胞質，貯藏的营养質料也多些，因此遲鈍而不活動——這是卵，別一種比較的小，細胞質很少，貯藏的質料也少，有向着營養物質進趨的傾向的——這是精蟲，二形的接合子（帶有相反而相補足的性質的）的進化，這是和有些原生動物中胞子有大小兩種的事相應的，但生物等到有一個身體，這是一個新的進步了。

在多數動物裏，受精是由那極微小而活潑的精蟲去找尋卵球的。卵球雖常爲肉眼所看不見，但是比較的大。精蟲常常只有卵的十萬分之一的大。在隱花植物裏，如羊齒及青苔都有活動的精蟲，即名雄子。從前以爲嗣後直到高級植物，好似都沒有能動的精子的，但後來已經發見有種蘇鐵的花粉管裏有活動的精蟲，銀杏也是這樣。普通顯花植物

的花粉粒雖然和全個的雄性世代相當，但省去精蟲的形式，以適應顯花植物生長於無水的環境，於是被動的賴風或蟲的助力，從此花送到他花去。

對於在進化的途徑上，胚種細胞爲什麼要變成兩種不同的形狀的問題，有兩種答案。(一)有許多事實足以證明，他在受精是很有利的。達爾文最早說明他花受精的植物の子孫，比類似的但自花受精的植物，更成功而且繁盛。現在如將一胚種細胞專化而成爲一種運動的形式，異體受精格外容易得到成功。如果兩者都是善於運動的，那麼異體受精的機會自然更多，只是卵球既要貯藏發育時用的質料和滋養物，勢不能這樣活動。不過有各種甲殼類和線蟲類的精子是遲鈍的，只能作阿彌巴運動而不作鞭毛運動，雄的直接送精蟲以接近卵球。(二)胚種細胞分工的又一種利益是在受精後發育的時候，卵能平安地貯藏卵黃，能包裹於膜內以保護柔弱的胎，或者更能够安全地隱藏在母腹內發育。因此，我們可以斷說卵細胞和精細胞的專化是進化上的一個大進步。

受精的意義

多種動物都生卵極多的，然在多數情形之下，只有極少數得到受精。同樣，精蟲生下來也極多，但除却少數能和卵合併，其餘的都死掉了。受精的卵和精子，只除却少數的例外，其餘都是從不同的雙親得來的；雖然有許多動物兩性一體，例如蝸牛，蚯蚓，水蛭，然仍須要配合。只有少數的例，如有些寄生的吸蟲和纖蟲，他們纔是自身受精，即卵球受精的精蟲是從同這個體來的。有的卵球產生後，精子隨後來和他們合併，例如鮭。或者適恰產生來，便與他們合併，例如蛙。或者在雌的體內合併，例如在爬蟲，鳥類，和哺乳類。由此可以證明成胎時的異性交合，實在是後起的受精作用。要旨是在使兩個性細胞相合併，交合以遂其成功。在有些高等動物，人工受精已經試驗得到成功，例如在羊，牛，馬，白鼠和雞。精蟲可以保養在稀薄鹽類溶液中若干時候。

受精有什麼作用呢？（一）使父母兩方含遺傳性質的質料有秩序地合併，這遺傳性

質大概含在細胞的核中，即卵和精蟲的染色體內，有時也會含在胚種細胞的『細胞核外的原形質』裏。(二)當精蟲和卵成熟的時候，染色體的數目（每種生物常有一定）照平常減少一半，受精後使他回復原數。(三)精蟲除將父方的性質給子嗣外，他又帶去一個小體，名叫中央體，這在已受精的卵起分裂時有重要的作用。(四)這又是的確的，精蟲的作用猶如一種刺戟，能夠刺戟卵球起分裂——或者也許他能除去一種阻止他分裂的要素，因而任他起分裂。在許多場合，精子的作用無論他為刺戟或除去一個阻止分裂的障礙物，都可用人為方法來代替。方法是有多種，萊勃 (Leib), 兌賴什 (Delaire) 及別人的試驗，說明是魚，海膽，蠕蟲，貝類，魚類等的卵，甚至於蛙卵，可不必受精，只要將他們的環境改變其化學的或物理的狀況，例如海水中加綠化鎂少許，便可以替代普通的受精作用，至少能够使卵起分裂。有效的人工刺戟是有許多——物理的，化學的，和機械的——一度電氣衝擊，二硫化炭過多，或用針刺卵，都有效驗。但方法須因卵的種類不同而異，同類的卵在不同的成熟期，方法也常各異。大概各種有效的人工刺戟裏，存有一種共

通的要素，但那要素是什麼，我們却還不知道。據有些試驗者說，卵能直接反應外界的刺激，又據別人說，人爲的狀況並不能直接引起卵的分裂，只是改變卵的內部狀況，使他成爲「產女繁殖」的狀態罷了。第二種意見，是因爲見卵遇刺戟並不即起分裂，須等到回到自然狀況中若干時後纔起分裂作用，所以這樣說的。（五）最後，受精作用，至少在有些情形下面，在決定受精的卵發育起來，幼兒爲雌還是爲雄。

蚜蟲在夏天生產的很多，那時却並沒有雌蟲產生；蜂房中的卵，不受精的發育則成爲雄蜂；有些輪蟲的雌蟲永久沒有看見的，處女生殖的植物是極多。於是這問題起來了——許多生物沒有受精，也生活得很好，爲什麼受精是一種公例呢？這大概可以這樣回答，受精實含有極深的種族的意義——包他能給予變化的機會，并使優者生存。

雄和雌

在性的進化上，有了卵和精子的分別後，第二步便是個體有雌雄的分別——生精

子的爲雄，生卵球的爲雌。我們見團藻的同一個團體裏，能够生許多卵和精子，但別有些團體，則只能生卵或只能生精子。兩性同體的生物在各階級的動物中很多，植物裏尤其常見。這種兩性同體有些是原始狀態，有些是後來混在一起的——有許多例，是雄性加到雌性去的。

兩性的個體的不同，是和精子和卵，動物和植物，活潑的滴蟲和遲鈍的孢子蟲的不同的體制一樣道理；按實說，活潑和遲鈍的動物，在許多階級動物界中都有，總之，活潑和沉着是各種生命中相對的性質。

兩性的根本不同點即在一方面傾向於破裂，分析和分裂的過程盛旺，一方面則構造，綜合，建設的過程盛旺。簡單的說，在體制方面，雌的是構造作用過盛，雄的是破裂作用過盛。這爲各生理學者所一致公認，這種不同是深深埋藏在原形質，細胞，組織，和機官的生命中的。

因看了異體受精的利益和性細胞分化作不同形狀的便利，因此可以知道，物種的

分。這兩種體制不同的個體，必於種族上是很有利益的。兩性形狀既變爲不同，這不同必能影響及於性細胞。愈是構造在用盛的個體，便愈能生下有效的卵，愈是破裂作用盛的雄體，愈能生出有效的精蟲。

現在回講到團藻，他的球中有些細胞能增大而變爲富於營養料的卵；又有些構造作用較弱的，則綠色褪去，變成黃色，又分而再分，化爲許多單體，即是精蟲。這個團體中的大形細胞，即卵，常和別一團體的小形細胞即精蟲合併營養。兩種異形的生殖細胞的形成，雖常見於一團體中，但常見精蟲先期形成，而卵球的形成則較遲——這是兩性一時的分工。在有些例，是卵先生的，又見有的團體，一個球內只生卵，或只生精蟲，於是兩性纔分開了。并且生卵的團體似乎比只生精蟲的更盛旺而且富於營養似的，於是兩性乃顯出根本的不同了。但偶然那卵也能不受精而發育。按實說，這種原始生物（他有無性，兩性，單性，處女生殖的各種生殖法）是兩性進化過程的一個略史。

舉丸和卵巢

海綿，嚴密的說，是沒有器官的，只是原始的組織已起來，胚種細胞即在身體的中層，並且同一海綿體中，精卵兩種細胞都會發生的。但於一處要發生接合子的時候，週圍的細胞將他包圍起來，去營養他，這却是一個重要的進步。這種最初的生卵的腺（即卵巢）和生精的腺（即舉丸），只能用顯微鏡纔能分辨，雖然這分別本是很顯著的。但後來因生卵和生精的官能不同，遂漸漸發生專化的附屬器官，於是成功為顯然不同的卵巢和舉丸。再更進步，乃隨着卵巢和舉丸，發生和造卵和造精沒有直接關係的很複雜的輔助器官，輔助的腺和導管遂這樣的形成了。

大概因變異的作用，每接近生殖器的組織，加入於生殖作用，這等有便利的附屬器官，例如近卵巢的卵黃腺，未必一定純粹是偶然成類的，變異常常有連帶的關係，那是極常見的事實，凡有一種胚種變化起來，似乎會發生許多相關係的別種影響的。

這種觀念必須推廣，承認身體是一整個。一種體質當初本是和性生殖無關係的，但到後來會得變爲在生殖上有用，並且當發生這種新官能的時候，他的性質也發生變化了。有些研究家，如貝特勒 (Bridger)，格羅士 (Gross)，和凱梅爾 (Kammerer) 的研究的結果，認各種兩性性質都是從物種的固有性質變化而成。『正如在原始的多細胞動物體，生在接合子近旁的細胞，後來改變官能，作爲生殖時之用一般，所以生在較遠的複脊的細胞組織也是這樣，那組織雖已經多少分化，作別項用途，但會得失却一部或甚至全部的原來的官能，而成生殖的輔助器官的。』

性的一二形

許多簡單的無脊椎動物，兩性的外貌是很相同的，也並不顯然有一定的性行爲，如果不用一個顯微鏡，星魚或海膽的雌雄是常常不能分辨的，也沒有這一性被異性吸引的情形，卵的受精多少出於偶然。但必須說明，許多個體常常羣居一處，雌雄個體差不多

成熟於同時。卵和精蟲都放洩在水中，常有數千精子趨向一個卵球，受精的機會實在很多。又在一個短距離內，有一種化學上的吸引，使精蟲近就卵球。

我們必須說明，動物中如海膽，表面上兩性極相像，但至少在生育期，在某種意義上，性是並不缺乏的，他們生卵和精子非常之多，生殖器官和身體比例起來極巨大。例如一個英國產的星魚 (*Trichostichus*) 至少能生二萬萬個卵。

我們歷級觀察上去，兩性的不同也逐漸顯著。自從生殖器官的附屬器官的組織和構造分化後，身體也就全部兩性化了。於是外部生殖器官就有相互不同的形式，相互的專職，個體遂分明有雌雄的分別了。動物開始有第二性徵現出，實在是性的二形上一個大進步。

除却以上所說的組織上兩性變為不同外，雌雄間全身的官能也起一種相對的不同。因為動物界的變化無窮，要立一通則，固然很難，但就大概而言，雌的代謝作用比較緊張，能力比較浪費，生活劇烈，生命較短，生殖上較不浪費，性質暴烈，好爭鬪，好試驗，并且和

幼年時代及祖先狀態差異大。女性則不然，她是比較的不發達，和祖先相近的，這和她的不甚專化及保守着幼年的狀態，於種族都有利益的。在人類裏，男性的彼此多不同，和女性的美，使前者格外個人化，而後者更爲人化，這是適於種族和社會的進化的。

性的覺醒

動物中有性的覺醒是進化的階段上的另一個進步。到這個階級，如有一性在旁，異性的動作遂成爲一種刺戟，使生殖質放出，有了這種作用，受精更容易成功了。在性的吸引中最初步的例是沒有交合的，只是一性接近異性的時候，發生一種刺戟，使胚種細胞放出來。我們常見的鮭魚便是這樣，母魚先在河底礫石間造成一回所，生卵在裏面；隨伴着的雄魚，因有成熟的雌魚和卵在旁，遂到感一種刺戟，洩出精子在卵的上面。數千的精子是散失的，但比之於隨便寫出在水中便利得多了。

在下級的動物裏，性行爲是沒有的，卵的受精，多少任偶然的機遇。因此必須生產許

多的卵和多數精子纔能有效。這據我們解釋起來，這種現象含有下的意義：（一）簡單的生物生產力本來是很豐富的，（二）得生存的全靠生產的豐富。生殖力豐富的得生存，生殖力弱的傾向於滅亡了。

生產力的豐富，似乎是進化上多方面的極普遍的根本性質。這種從前極需要的性質，至今仍然存在。甚至於人類，歷代的血統也是這樣下來的。人類的卵和精子也產生的過多，雖然比較下等動物已減少了。這在個人和社會生活上畢竟是一個困難問題，雖然在人類的進步上是一個重要的要素。

肉體的愛

動物中的發生性行爲，又是一個大進步。肉體愛是很強烈的。異性的個體常常要求接觸，但也未嘗沒有他的精美。雄的有時和雌的嬉戲，撫愛她，他又會在她的面前跳舞。有些螻蛄的性行爲便屬於這一類，雄的去接觸，愛玩及擁抱雌的，這顯然是扇動性慾的火

的動作。但很奇怪，嚴密的說，他們並沒有交合的事。雄的積精在小囊中，即貯精囊，遺在水中的石上，由雌的將精囊吸收在她的體內。

審美的吸引

從樸素的觸覺的要求上，加上審美的要求，這是第二步。這例有種種，如夜鶯的歌，象的號，蛙的咯咯的叫，蟬的吱吱的鳴，鷓的拍翅聲，板壁間守死蟲的叩首聲，還有表示才藝的——如表示體力，敏捷，和美麗，例如黑松鷄在他的灰色的母雞前面比賽，岩鷄在母雞前面興奮的跳舞，孔雀則能誇耀他的尾羽。有些土螿用閃光去吸引他的配偶，有些蝴蝶則用他們的芳香去吸引人類的愛，將這更昇華了。

我們且舉出一個有趣的例，即愛米利教授說的意大利火螢蟲 (*Luciola Talice*) 的故事。求偶時雌的坐在草叢中，雄的則在上面飛舞着找尋她們。雌的一見他的光耀，她也即用光輝去映照。他一見了雌的符號，便在她的旁邊，敏捷的回繞着飛翔。雌的誘引他們

齊集四週。在溫和的競爭中，一班求婚者圍在四週等候她的選擇。愛米利說，雌螢和雄螢的光色是一樣的，光的強度也極相同，只是雌的戀愛光更有制限些。其中最顯著的區別，便是雄的光輝的節拍較快，光輝閃耀得快，雌的光輝延長些，中間休止的時間長，而且更形顫動的樣子——這便是兩性間光的符號的分別。當雌的坐在中間，求婚者圍繞四週，光輝往來閃爍的時候，一個既被選取，隊伍就散去了。在生理學上說，這種發光性似爲螢的體制上的主要性質，似乎也就是兩性間愛的符號。

直白地說，動物的求婚是否伴有與我們相似的情緒，却極難證明，但是在許多情形之下顯然有和我們相似的情緒。反對鳥類唱清脆的歌伴有快樂的說素的，實爲懷疑主義的太苛刻。我們是不預備取這種態度的。又在許多場合，配偶在不求滿足性慾的時候，看來好像他們彼此也極相愛好似的。

兩性的協作

更進一級則有雌雄在一處工作，相處很久的動物——有的竟終生在一處。在許多鳥類裏，雌雄合力造巢，合力養育幼子；雄的常常分作一部分工作，在生育期間，或更作大部分的工作。有些鳥類只在一個季候中是忠實的；別的，例如鷹，係終身相結合。大嘴鳥的故事是常常講起的，雌的生一個卵在空樹中，雄的即用樹脂一類的物質，將孔穴封閉，只留一個孔隙；他從這孔隙裏送食物進去給她喫。後來他漸消瘦，她却肥壯等了，到卵孵化後，那雄鳥，據派克拉夫脫 (Pycraft) 在他的有趣的鳥類的歷史裏面說，『他消瘦到只剩得一副骨骼，生活力降低到這樣，如遇雨後氣候驟降，他常常跌倒在地上，倦極而死了。』

在哺乳類裏，我們也常常見到永久的一夫一婦的例，到這裏，似乎動物的愛已達到最高點了。不特在孳乳期中同在一處，他們實有更廣大的同情，即在非孳乳期間，也住在一處。

戀愛

人和動物的不同點是和共同點一樣重要的，到人類既成爲人之後，兩性回復的吸引，即我們稱爲戀愛的，一部分更高化，深化，并且昇化了。人既成爲對自己的本能和目的能多少自覺的理性動物後，遂成爲能自制其行爲的，社會的人生了。萬事到此都成爲一新，戀愛也是這樣。根柢深固的有機衝動是從極遠的過去中遞傳下來的，美的吸引也並不失却，必要的都是存在，但更有新的原素加入，即智慧和倫理的同情和戀愛的自覺，從愛的情操中表顯出來了。

男人和女人們如果聽說他們的戀愛和動物的造愛可以相類比的，話要發惱，那麼不是他們缺乏考察，便是虛偽。我們如果追溯愛的起源，決不能反對這話，但也不能否認人類的戀愛是重新組成的，是將動物的戀愛中的粗細各股拿來作重新組成人類戀愛的繩索。

愛
的
起
源

冬天的寒冷既去，溫和的春已來了，柔和的陽光和空氣，把蟄眠的小蟲喚醒，候鳥也相率歸故鄉來了。這時候我們若游行山林中，見自然已不復如冬天的寂寞，蟲類匆忙的往來地上，樹上的鳥，高唱美的歌，正在找尋他們的配偶了。

鳥類常用清脆的歌曲，妍媚的跳舞，去博得對手的歡心。但這不是普通的通例，許多走獸，却憑着自己的武力去競爭他們的配偶，壯的在求配時期，對於同性充滿着敵愾，有時互相爭鬪，至於身上染了斑斑的血汗。

我們看了生活界中這種奇異的情形，不能不使我們心中測想，那愛的本質是什麼一樣東西，在生命中能占這麼大的勢力，能叫生有命的物類，演出許多悲歡或殘暴的活劇。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原來愛是跟着生命的進化而來的；起源時期的愛，只是一種營養的變期，既有兩性的分別之後，遂使生命更適於繁變和進化，愛在生命中也愈加重要了。許多下等動物及許多植物，是能營出芽生殖，或專營出芽生殖而永久不結果實的，又有許多較高級的動物如昆蟲之類，是能營所謂處女生殖的，但在生命界的現象中，這

不是常則。平常只有些單細胞的原始生物的生活是這樣：他們生活在水中，不時攝食四近微細的食品，身體逐漸增大的某程度，他們遂分裂成爲兩個。又自攝取食物而長大如前一樣。如不受侵害，他們沒有死亡的現象。他們的生殖只是一種生長的變相。誠然，生殖的確像是一種生長。生命存在的時候，第一是要飢餓，所以必需食物，得食之後，他們長大起來了。到了長足之後，他們分生了，所以分生只是一種不連續的生長。有些原始生物的生活只是如此，並沒有別的變化，然而別有些原生動物分生既久，生活的勢力漸漸衰頹，據一八八五年間法國摩拜 (M. Maupas) 的試驗，說有種單細胞動物隔離培養如長久，不令接合，生活能力是要衰絕的。如果使兩個相遇，他們便合併了。合併的時候起一種複雜的作用，一部分核中的質料彼此交換了，後來兩個體又自分開，各自再行分裂生殖，但生活的勢力就盛旺了。

雖然近年胡特盧夫 (Woodruff) 的試驗足以證明草履蟲若在環境十分良好的地方，不一定要接合，便是不接合也不會減弱生活能力的。可是話雖如此，但在自然之下，

單細胞生物須有合併的作用，確是通常的事實，並不是例外的現象。

微生物的兩個體的合併既是正常的現象，而照糜拜的試驗及許多別人的觀察，合併作用又實多起於營養不良的環境之下，那麼，兩個原形質的合併，可以當作一種營養作用看是無疑的了。這種兩個體的合併，雖然沒有心理上的愛的表現，然性愛的基礎，實起原於此，而性愛的由來，是由於特殊的營養作用是很明瞭的事情了。從前該池和湯姆遜曾引羅爾夫 (Reich) 的話，明白的說明這種現象，羅爾夫說：

『兩個細胞的接合，常見於營養缺乏的時候……這是一種必需的滿足，生長的需要，(Growing hunger) 是驅使那動物去吞食近傍的物種的。接合只是一種特殊的營養，所以接合常見在營養品減少，而營養的需要增大的時候。』

以上所說的單細胞動物是不分雌雄的，兩個相合併的細胞，形狀是相同的，更進一步的生物，便有兩性的分別了。例如 Eudorina 是一種水中的微小的生物；從不同的團體，生出不同的接合細胞，一種是貯蓄滋養的，一種是小而活潑的，這是兩性的原初狀態，我

們便叫那小形而活潑的接合細胞爲雄的，大形而比較靜的爲雌的。再考團藻（Volvox）更進步了。他們是集合更多的細胞而成的團體，比前一種更其複雜。他們不特生出來的接合細胞有雌雄之別，並且不是各細胞都能變爲接合的細胞了。他們生出來的接合細胞，小的與大的接合之後，沉在水底，待明年再萌生爲團藻，其餘不營接合作用的細胞，待到秋後，便死滅了。

我們今日的學力，雖還不能說明自然的祕奧，但據我們的觀察與推想，生殖細胞分大小兩種，實大有利於物種的生存。雄性細胞的活潑能游行，使他容易與雌性細胞相遇，而雌性細胞的多藏營養物料實有利於幼子的長發的。

到了團藻，雖然細胞的功能是有分別了；我們得把那行接合作用的細胞認他是生殖細胞，其餘不營生殖作用，到秋天死亡的認爲身體細胞了。然他們的生殖細胞的合併，却純由於生殖細胞的自然相遇，身體細胞並沒有作什麼的助力的。這兩造的遇合，我們知道當有一種吸引的力量，使他們能夠相近，猶如高等動物體中的白血輪，遇外界侵入

身體來的細菌能近前去包圍，又如蘚苔及羊齒植物的藏卵器中，能分泌出一種化學物質，使同種的精子能感受刺激，而被吸引攏來一般。兩性生殖細胞的在水中相遇，當也是一樣。不但如此，便是高等動物兩個異性個體的相吸引，也正是一樣。嘉本德（Edward Carpenter）曾經這樣說：

『細胞的彼此相吸引，正如人的互相吸引一般；這吸引似乎就在因為兩者的多少相異上。雄精的找求雌卵，正如雄動物找尋其雌。原始細胞分而又分，並且彼此分化，以組成動物的身體；原始思想與情緒分而又分，並且彼此分化，以組成人的心理，也正是一樣。』

但愛的表現是最後起來的，下級多細胞動物並不都能表出愛情，甚至於有些脊椎動物，如許多魚類，受精現象與團藻相差還不十分遙遠。多數魚類的受精作用，是在體外的，先由母魚產卵在水草間，後有公魚來遺精在卵上，因是卵球得與精蟲相合併。

又有些動物受精方法更是奇異。這奇異的例，可從槍烏賊（*Squid*），章魚（*Octopus*）

及有些蜘蛛類中找尋出來。槍烏賊在將產卵的時候，雌的和雄的用他們的長腳彼此纏住了，雄的用自己的一隻腳取了排洩出來的精，塞在雌的外套膜內，待雌的產下卵來，得與精蟲去合併。

許多魚類雖然在體外受精，但雄魚却常常好追隨雌魚之後，見其產卵在什麼地方，遂亦射精在這上面。至於槍烏賊及其近屬的須將精質的塞在外套膜內的，自然更非近就異性的配偶不可了。

再看較進化的動物，兩性的愛，雖沒有像人類的情緒，智慧與美的複雜的要素，但實在可以相比擬了。螢火求偶的時候，雌的伏在草叢間。雄的在空中飛舞，閃閃的放出來的光耀，傳信於對手。同時雌的也閃爍自己的光亮，將處所指示給他，使他能順光的來源，跟尋而來。有時雌的便選取光輝最顯明的來配合了。蜘蛛求偶的情形，是為自然學者所不憚煩勞的詳細記載的。當雄的近到雌蜘蛛去的時候，他要打百數個回旋，作許多跳舞的姿勢，以引起她的歡心哩。

動物因有兩性的分別，遂使生命世界變爲複雜奇麗而且有生氣，假使高等人物只營單性生殖，不知世界成爲那樣單調沉寂呢。但這種不可猜想的事，且按下莫論，且說這衆人視爲神祕不可思議的愛，追溯他的起源，實由於兩個原始生物的細胞的合併。這只是一種營養作用的變相，其間的不同，是在個體要食品的營養，是在個體的生存與長發，兩個細胞的合併，——這愛的營養——是在種族的生存與繁衍。到生物須進化到成爲多細胞，有複雜構造的軀體之後，方纔有精美的愛從個體表現出來，賴這愛的吸引，使那營養在體中的，原始生物狀的細胞——生殖細胞——能夠合併，彼此以完成這自然賦予的不可思議的繼續種族的工作。

女性天才在那里？

許多年前，伏爾退爾 (Voltaire) 賴沙得利女士 (Mme. du Tillet) 之助，遂得領受牛頓的秘奧。經她譯完并且在牛頓的『原理』上詳細的注解之後，伏爾退爾稱贊她有為男子少有的偉大特性。他說：『一個女子，能夠翻譯，注釋牛頓的原理的，總之是一個很偉大的男子罷。』天才是久來被認為男子的性質的，雖然有些最通達的著作家承認有些『墮落』的婦女中也有，便是只有古代的妓女纔是一個女人同時也是一個人。所以到一九一三年，芬諾 (Jean Finot) 纔竭力向我們說明：『天才和才能的婦女未必一定是要墮落的。』不須的，你當知道，不雖然她不必一定是墮落，然而偉大的婦女總之也是像一個偉大的男子罷。

在這二十世紀的進步當中，婦女先後奪取了個性的前哨，這古老的問題已大失其惡性了。婦女任家事以外的職業的爭論問題，男子也不復固執着（特在高生活程度的時候）。婦女的地位一定須在家內了。當婦女進入商業，藝術，和專門職業中的時候，男子遂發見了從前只在為女，為妻，為母的僚友。這個婦女的世紀是一個激昂的世紀，偏見雖

然打碎的慢，然他們總在那里被打碎。但是有一個古老的問題終於照舊固執着，這便是女性天才在那里？

講到『婦女問題』的這種最後的問題，大概便是悲觀主義者也喜歡討論的罷。男子去搜尋婦女天才，是比搜尋去年的雪更歡慰。因為雪和一切的美一樣，是要隨時融解的；一個思想也隨年代而成熟和老熟。如一個心的發育上不彼羞澀和打擊，婦女的看年代的過去至少恬靜一如男子的。在造物主的顏料久已乾燥之後，她是仍然留在生命之圖畫中間。那固是很好的。但女性天才一日不發見，總是有點不安全。婦女也有思想，——這是爲普通的男子都所承認的。但是（他急於要問）她有比普通更高的思想麼？[？]歷史，你必須在那里去求得證明。然而在歷史的界標當中，高峯卻都屬於男性的。你將所看見到的指出來：沙士比亞（Shakespeare），但底（Dante），歌德（Goethe），維基爾（Virgil），荷來斯（Horace），加德路斯（Cicero），柏拉圖（Plato），蘇格拉底（Socrates），牛頓（Newton），達爾文（Darwin），巴斯德（Pasteur），瓦特（Watt），愛狄遜（Edison），

斯坦梅芝 (Steinmetz) 海音 (Heine) 息勒 (Shelley) 岐芝 (Keats) 比多文 (Beethoven) 華格納 (Wagner) 巴赫 (Bach) 託爾斯泰 (Tolstoj)……

女性天才在那里？

這個問題已成爲不僅婦女主義者談論的問題了。科學很想對於這個多爭辯的問題的合理答案加以明證。但是常言道，婦女總只是一個婦女，天才是屬於男子的。論據大概是這樣：解剖學，生理學，心理學的性質男性比女性有較大的變異性（這便是說循平均數上落的區域較大）。所以男性是變化的，女性是保守的。這種兩性間的不同遂影響於心的才能的各方面。任何一羣男子或女子比較起來，智識的高下的分佈常循偶變律 (Law of Chances)，女子的智識以普通程度的爲多。在男子裏，下愚癡呆的比女子多，然而天才也多。這比較極簡單，看了下面的例便可明白。假定你在某一個戶口中，以一千男子和一千女子相比較，測定各人的智識程度時，你照『智識』的階級把他們分類，結果常有如下表的情形：

智識的階級

男子數

女子數

白癡

一〇

三

下愚

一〇〇

五〇

遲鈍

二〇〇

一五〇

普通

三八〇

五九五

能幹

二〇〇

一五〇

高才能

一〇〇

五二

天才

一〇

固然沒有主張這種學說的人說男子的變異性是這樣地大於女性。不過他們一致承認男子和女子比較起來，男子較多變化，多少猶如上表的情形。他們又從這種較大的變異性裏去找出天才爲男子所獨有的解釋來。

據披爾遜(Karl Pearson)說，『男性變異性較大的定律』最初是達爾文說出來的，

略早，解剖學家梅開爾（Meckel）卻說女性比男性更多變化。這是說來很有趣的事，他斷說『變異是下劣的記號。』蒲達黑（Burdach），達爾文和許多別人都說男性更多變化，并且說變化是有利益的，又是進步的基礎和希望。今日重要的社會意義，即在於兩性變異性的大小去解說兩性間智力不同這一點。近代在操英語的人們中，擁護此說的著名的人，有哈扶洛克葛理斯（Havelock Ellis）和斯坦黎霍爾（G. Stanley Hall）甚至這樣精細的研究者如桑達克博士（E. T. Thorndike）也承認此說，并且凱退爾博士（J. M. Cattell）也用這方法去研究歷史上一千名人而加以說明。真的，許多別人都持此說，雖然形式各有點不同——例如慕斯德堡格（Münsterberg），巴脫立克（Patrick）其中最重要的，當然不在那擁護此說的人單單說明這學說而止，他們還要用這學說去給現在的政治上以極大的影響。

葛理斯說男性有較大的變異性是『有極大意義的社會和實際的效果的。如果在早先的動物時代男性不比女性獲得較大的變化傾向，我們整個的人類文明必成爲另

一情形了』(男子和婦女第三八七頁)。霍爾教授因相信男女是大不相同的，於是給青年女子建設起一個感情上歡樂的(實在是厭倦的)教程，便是要女子『保存純粹的心理基礎』和發育靈魂、身體和直覺(青年心理學第二冊，第一章)。正因桑達克教授的說明是這樣仔細的，他從兩性不同的學說裏發出實際推論，也最有趣，他說：『女子教育的職能，雖然不必因普通的能力上小有分別而不同，但因智能分野不同，卻須加以區別。不特婚姻的實現和願望和育兒爲女子行程上的重要職務，又因女子的才能和造就只以中級爲限的，所以我們的教育制度也應計及這一點。女子教育對於這等社會只要少數而才能要極高的專門職業，如行政、政治、哲學、科學研究這幾種，比之於教以看護、教書、醫藥，或建造這些只要普通才能就夠的職業爲不需要。初等教育這項社會的設置，在女孩方面大概比男子更爲適合；因爲這差不多能使她們都受到利益，至於那些最低級的男孩在能力和熱心上未必能入學校去求教育，最高級的男孩的上進則無需乎此的。在高等學校的教育情形也是這樣。在別一方面，如大學後期教育，婦女現在已大批的

擁入了，至少在高深研究方面，這是爲男子而設的社會設施。『教育中的兩性問題』見文學者第二十三卷，一九〇六年，四月號，第二一三頁。

在我們要訂正因上項學說而來的教育系統之前，必須先確切的說明沒有『女性天才』的謬誤。此說雖至今廣爲生物學者和心理學者所相信，但只要略一研究，便發見維持此說的證據何等的薄弱——在一切情形中，但尤其是關於知識方面，達爾文所說的這條『原理』是沒有統計的證明的根據的，附和他的後人也少用統計去證明。蓋爾教授的證據差不多盡從經驗得來；藹理斯則已受加爾披爾遜的攻擊，他說『尤其是對於說男子有較大的變異性這事，他（藹理斯）是取了最壞的偽科學的迷信以作基礎的。』桑達克教授便在他的結論中也自承認，那『是不幸，從智力的變異上研究兩性的差異時，在十五歲以上的男女是講到的非常之少。』至於凱得爾教授的研究，一千個偉大人物是男子，他只是說明，卻並不能夠證明『婦女是比男子更和常人相近。』

今日聰明的婦女主義者都以這學說爲議論的中心了。婦女現在既已得到培養知

識的。到她們要在『蓋然數的曲線』中佔領天才和能才的地位了。這並不只是專門的問題。天才的因爲他受寬大的期望所滋養和長育。故能戰勝四週頑強的障礙。一般的思想告訴他們說，男子是能够成功各種事業的，有些的他們果然是這樣做。如果一般的思想都以爲婦女是完全沒有做大事的希望的，如果教育也只以『普通的知識』爲限，又如果母性還是當作所有女子的唯一可尊的生活，那麼女性天才總是尠少而難得的。尤其重要的是有思想的女性一方面爲了給普通女子謀如何獲得發展才能和趣味的機會沒有懈怠，而同時又須爲妻和爲母。

對於這戰爭的作戰計劃，婦女可以任取三者之一（或全都）做去。她可以不管這種學說，只顧『工作和生活』，相信只要環境的障礙一一傾倒後，這究竟問題也會失其意義的。她可指示出在過去的時代中確實有着女性天才，雖然少；并且那是一定的，如果阻撓婦女進入廣大世界的一切障礙沒有完全推翻，女性天才只能遠望將來的。又要去反抗此種學說的含義必須用這種態度，以這種要求自由經驗作爲婦女的甲冑的一部分。

但僅是這樣做，只是一種純粹的防禦行爲，不是對於這學說有所非難。因爲那又是的確的，學說是必能擁護自己的。所以我們不單是要找出正面的證據，又必須造成此說的反對證據。最後必須證明女性天才所以缺少，實在含有許多錯雜的原因的。

對於這個問題所搜集的確實的證據至今還是不確定而且斷片的。他雖還不能確定地有所建設，但所表示出來的結論已足使人驚異了。就各方面觀察起來，兩方的變異性的差別實在極微，如果雙方平衡起來，則女子的變異性反有較大的傾向。決不能說下劣或天才的專有權是屬於那一性的。但是在婦女方面卻可以看出，微有更能產出下劣和天才兩者的情形！

最早努力從事這方面的研究的是加爾披爾遜。他把研究所得的有趣的結果作一篇論文，刊在一八九七年出版的進化中死的偶然和別種研究裏，題目是男子和婦女的變異（第一册，第二五六到三七七頁）。是一篇攻擊葛理斯說男女差別的辯論文，測量男女十七種的解剖性質的結果爲基礎的。他的資料係從已集得的統計，即從測量生

活的男女，和檢查死後及考古學上的研究得來的。在十七種性質中，他見女子的變異性（變異係數）有十一種大於男子，男子大的只有六種。他的結論是說『並沒有……男子變異性較大的證據，只有女子變異性却微微較大，因此，等到這問題得到比自來所企圖的更科學的說明後，說男子比女子善於變異的原理便安放在偽科學的迷信的一方面了。』

補充這證據的有霍林華士 (Lena Holmgren) 和蒙泰格 (Helen Montague)

兩博士在紐約婦孺醫院的產科院中二千初生嬰兒的測量。她們的目的是在考證披爾遜所測量的成人的性質和環境的影響有無關係。她們從十種解剖性質的測量上，看出『在各方面，兩性的變異性的差異都是極微，只有二種性質，百分數的變異的第一位數目不同。但那二種性質中的變異性，有時在男性中較大，有時在女性中較大。』（初生兒兩性間變異性的比較，美國社會學雜誌，第十卷，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五，第三三五到三七〇頁）

解剖學上的變異性的發見雖然不一定能够證明心理能力的差異範圍是怎樣，然而心身兩者大概是並行的，併且從這類研究裏更足以證明有這樣的傾向。一切關於這方面的近代研究（現在還是斷片的）至少似已指出男女間的心理變異性是相等的。在一九一七年，退爾曼（Terman）和別人在他們的比納和西蒙氏的智慧測量法裏，從五歲到十四歲的學校兒童中去研究這個問題。他們把從七歲到十四歲止的各級兒童，男孩四五七人，女孩四四八人中得來的智慧測驗的商數，和教師的分數，及智識和學業的評判，兩性互相比較。經過各種必要的研究之後，他們斷言從那試驗裏看出女孩的知識略高，大概同年齡的兒童比較起來，女的知識確實優越些。但是「除卻女子略略優越些之外，照知識的配列上顯出兩性間並無重要的差別。這資料不能夠維持女子的智力都集中於中央，而兩極端的智慧則為男孩所有這種普遍的信念。」（第八三頁）

霍林華士博士又曾經從事成人的心力差異的研究。她將近代關於心理變異性，好尚，感覺，趣味等等的兩性差別的各項研究，作一個結論，關於這題目的結論很有趣。她說：

(一) 在解剖學的性質上，男性的變異性較大的話並不能成立。但據專門家說，大概說是均等的。(二) 即使那能够成立的話，也只是一種提議，並不是證實的事情。說男子的精神方面的性質變化較大也是這樣。現在所取的經驗上的資料實在不充足而且矛盾的，并且如聖那些是指示兩方面，則寧可說表明女性變異性倒比較的大些……『變異性和男女成功上的關係』，美國社會學雜誌，第十四卷，第五一〇到五三〇頁，一九一四年一月。

所以根據科學上說，不能够因婦女的特出人才，遂將她的教育，工作，職業限制在普通的平面上的。然而如果女性天才並不因為心理才能的變異區域較小而缺乏，那麼，她們究竟在那里呢？那是的確的，歷史裏所載的並不多。但現在婦女是可以攜帶攻擊的武器了。可是女性天才的稀少並不是因為女性遺傳上缺乏成功的質素，其實只因爲她們在壓迫，狹小的文化狀況之下，被強迫地生活着的緣故。

各國人民和種族的文化的建設，受文化狀況的影響之大，近來更爲新派的社會學

者和人類學者所看重。現在沒有一個學者能够平順地擁護說今日之爲『低民族或高民族是足以代表該民族』心理能力的高下的。文化的長進自有其定律的，白種人的能够得到高的地位，環境的優越和內心的能量卓越實有同樣的重要。同樣，各個國民的天才表現，也因種種的原因而各異。尤足注意的例如音樂這一門。盎格魯撒克遜人單獨缺乏作曲家。無論不列顛或美國，或北方諸國，在這種藝術上沒有像比多文、華格納和葛班（Chopin）等的值得記載的作曲家。這是真的，音樂中的大名家普通都出於日耳曼、拉丁和斯拉夫民族。然而決沒有人能够把這事實去證明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缺乏偉大的創造力。我們只能說別方面的成功和這方面的才能的缺乏都是外界的原因。同樣，例如我們美國人的缺乏藝術訓練，也決不能就此說美國人是缺乏天才的。因爲在別方面有着許多被認爲重要的文化原素存在。

但是如果我们一遇到女性天才問題，我們當中有許多人便異其解釋的態度。我們現在且略略一看無疑的女性天才——例如薛蘭（Schumann），勞赫爾（Bonheur），勃龍痕

(Brunn) 喬治愛里奧脫 (George Eliot) 勃朗退 (Bronie) 居里夫人 (Mme Curie) 海密爾 (Caroline Herschel) 大概加敏納特 (Chaminade) 和蓄曼 (Clara Schuman) 也是還有幾個別人。我們又承認婦女在近代文學無疑地佔領了很有意義的一部分。然而人們終於懷疑於女性天才。

但是沒有一個國民或一羣民族所經驗着的文化影響如女性所受的那樣狹小的。不單是廣大的世界拒絕她們，不單是一般的意見都以為『沒有婦女是有天才的』，只有生產和養育小孩，和負擔着辛苦的家務是婦女的事務。照霍林華士博士的說明，婦女因處於這樣一個『分野』中，『那里是不能顯達起來的。』

勃勞頓 (Brouhain) 順應着類似的議論，會嘲笑說，『婦女們是并她們的紡錘都不會發明的。』但現在我們已充足的知道發明的定律了，看出這種嘲笑是何等不公平。婆斯 (Ernest Boss) 教授和他同派的學者已經說明文化上的成功和心的才能並不一定密切相關連。假如物質文明一經開端，自然因累積和廣傳的作用而漸漸長發，每代在

知識的株幹上又加上一些，其幹漸大，收穫自然豐盛。近代人的才能未必比冰河時期的人偉大，但因改良無數機械和器具，所以收穫之豐富也就遠超出古石器時代的游獵人，僅用些少的石製武器和單簡工藝上所獲得了。因為如阿革朋教授 (Br. O. Ahrn) 所說（社會的變遷，第三章），各種發明都含有兩個要素——一個是長發起來的文化基礎，一個是取應用的物質材料而作成的發明天才。發明的多少須看文化基礎的長發與否而定的。例如以五十倍一百只有五千，若以二倍一百萬便有二百萬了。物質文化從無數代累積起來，以成我們的今日，再由我們傳遞到後裔，自然變為更富庶和更多變化了。

這是十分明顯的，家庭工作是不會這樣的生長的。因家庭工作終於是伴個人的工作，不是累積的工藝，所做的只是從母親傳到女兒的老法子。家庭婦女雖有小改良和小發明，但少有能够移進到文化的總體中去的。因此，近代的大發明都出於男子的手中了，這些發明，都是由個人的最後的成功，再加以改革而成的。電氣工匠的發明真空掃除器

一定要比獨自在家做事的家庭婦女容易，電氣洗濯器，洋鐵罐，襪子，羊毛，衣服，麵包，牛油等的製作，和許多別種器具，使婦女可以去工作和得到解放的，那些都不是從婦女的心（也不是僅僅從男子的心）想出來的，係因文化的長發，和要去擴張文化的心產生的。

結果是說，婦女如解放而進入世界的工作，和獲得參與科學，工業，藝術的權利之後，我們纔能够希望她們對於社會的利益的擔負增多。等到給予她們分擔社會利益的充足機會之後，我們便無權再說她們供獻給社會的景少是因為遺傳上缺乏才能的緣故了。這樣的機遇得到後，能使女性天才的古老問題成爲如今日所流行的別的假設一樣良好。她們到這時候，那些婦女——有才能者，能才和天才——和男子並立着操作，不復再被認爲是『很偉大的男子』或『墮落』或異常的人了。她們是一個人但同時也是一個婦女了。

女性的創造力

俄國俗語有句話，『母雞不是鳥，婦女不是人』。數千年來的歷史都立足於這剛愎的定論上面寫成的。婦女的『人』的要求有時也被承認，但在有時候又被決然否認了。便在今日之下，婦女在法律，社會，經濟，和政治上面已顯示其能力的時候，她們要被承認社會的地位和男子平等，還須酌量這『平等』一語的界說哩。

在根究民族的心力量上，關於婦女的知識程度是從不鄭重考察的。大概總是這樣，先將她的智慧情形，認為社會的公案，隨後再將她加以理想，成爲一個相當的結論。這問題指摘起來，似乎充滿着眩惑，要用完全公平的態度，變爲極難能。然而，容我們且試試看！

婦女的心理作用是和男子相同的麼？如果不同，婦女的心比男子的優越呢，還是下劣呢？又這結果對於社會有何種實際的意義？

回答這問題，有兩條路：用心理試驗法試驗男女的心理作用，或者觀察一生的事績而推斷其才能。

兩種方法都試行過了。第一種是今日流行的：那是科學的方法，屬於試驗心理學的。不幸在這方面所得的科學發見物計算起來實在可說是沒有。所得結果只知道基本感覺容量，記憶，聯想方式及其變化，注意，痛，熱，冷等感覺，婦女是和男子同等的。試驗心理學雖能夠確定這些臆說，但這些是什麼？這些有什麼用？實在毫無所得。我們的趣味是在知道婦女究竟是否能夠像男子的『合理』的思想，是否她比男子更直覺的，更感情的，想像較差，更實際的，比較的不誠實，更敏感，這些較好的斷案。然而這些問題，正如還有許多有趣的要點相同，還不在試驗心理學的『我們現代的知識範圍之內』。

第二種方法即觀察行事以推斷其才能。

關於這方面的研究的各种出版物可以集成一個小圖書館。現在只選出創造力來作討論的資料，問一問婦女的創造力是否和男子的相等？所以選擇這種性質以供研究，是因有實際上的便利的緣故。

文明史，我們可以把牠分作兩期，即原始時代和近代。

在原始社會對待婦女是不公平的，在社會和政治的辦事上，所有權，財產的安排，宗教和儀式上，婦女是屈服在頑強的狹小範圍之內的。她們處於這樣的狀況之下，而再要責望她們在以上各種範圍內施展和男子同等的或者相仿的創造力，那顯然是不公平的事情。然在工藝和美術方面便不是這樣，那里是分工的，所以沒有婦女不能做那些事情的。有人只要搜尋一週原始民族的工業和藝術上的職務，便見婦女各處都解放着。加立福尼的籃，拍布羅的彩色壺，普楞的珠繡，著名的契爾加脫毛毯，波里內西的泰派布，這些都是婦女的手工。差不多各處的婦女都計畫，裁縫，和做成衣服給婦女及男子穿。又，在一切原始社會裏，她搜集野生的菜蔬，做成鹹菜。並且還有，在未知種植的社會裏，少數除外，婦女又是農人，因此，在這些事務上，觀察，手藝，技能和發明，當然也屬於婦女了。

這必須容許的，便是原始社會中的婦女的成績很足以引人注意；各處凡允許她施展創造力的地方，她都做得很好，並且成績的優美實等於男子，她的創造力顯然並不劣於他的。

在估量這些發見時，對於個人的創造力被種族型所掩沒這事實也不可忽略。所謂種族型，便是指原始生活的特性。這在男子和婦女，技工或藝術家都是這樣，想像的飛翔常被傳統法則所斬斷，近代藝術中的個人主義和主觀論因他們的無存而顯著起來了。

但這和近代比較研究起來怎樣呢？

近代在社會，政治，和宗教的領域中，婦女的無能也仍是這樣顯明，不能發表其創造才能。建築學上也是這樣。隨後請論哲學，數學，科學，雕刻，繪畫，文學，音樂和戲劇。在哲學和數學方面，沒有極卓越的女子。科伐來斯基 (Sonya Kovalevsky) 雖然是一個能才，也並不是偉大的數學家。在科學方面也是這樣，在科學界中婦女雖曾做下好工作，但是在最亮的明星隊中，却没有她們。又有少數在科學界中有名的婦女們中，著名的有居里夫人 (Mme Curie)，她在實驗室中確曾做下許多工作，但在科學的理論方面的抽象和想像的領土上便不然。

關於這一點有人也會庇護說，婦女得在哲學，數學，科學裏試驗她們的才能的時期

還太短，人數又太少，所以她們的行事是不能公平地作爲測驗她們的成績的根據的。我們必須注意這議論。

但對於雕刻，繪畫，文學，音樂和戲劇，我却要這樣說，婦女在這方面仍然一直的無能，這是不能不作爲她們能力的估量的。那當然，女藝術家，音樂家，著作家和女戲劇家，因爲她們侵入的時期較長，她們的數目也就增大。無論結婚者或獨身者，她們努力於那些職業是全不受社會禁條的束縛的。在這分野中沒有禁條反對婦女們，就合衆國說，這種職業在婦女們比男子們更適宜。

然而我們所見的情形怎樣？

在繪畫和雕刻兩項，最好的作者中沒有女子，雖然次一等的和較下等的裏面有她們很多。沒有女羅丹 (Rodin) 或墨尼亞爾 (Meunier) 或克林格爾 (Klinger) 或來諾 (Renoir) 或畢凱梭 (Picasso)。

在文學方面景況較好。在詩和文兩方面婦女會得到奇異的成功。但這最高的成功

也不達最高點，*



* 我們不必說到但底 (Dante)、沙士比亞 (Shakespeare)、希凡底 (Cervantes)、或密爾頓 (Milton) 或者這些太早了些。托爾斯泰 (Tolstoy)、陀思妥夫斯基 (Dostoevski)、土爾葛爾夫 (Turgenyev)、哥德 (Goethe)、海涅 (Heine)、拜爾什克 (Balzac)、摩伯桑 (Maupassant)、公古爾 (Goncourt)、福羅倍爾 (Flaubert)、拜倫 (Byron)、勃朗寧、息萊 (Shelley)、愛謀遜 (Emerson)、瓦脫忽脫曼 (Walt Whitman) 不是那樣早，但婦女中有和他們相等的麼？再下而到近代，文學已流入女性型了，然而有誰能和法朗斯 (Anatole France) 或廣南遜 (l'Annunzio) 或布勞司 (Prust) 或戈爾基 (Gorki) 或波孟蒲伯納 (不必說易卜生) 相並的呢？女性名字能夠舉出來相比的當然也很多，但是那些人呢？容我舉出來罷，曼斯菲爾特 (Katherine Mansfield)、華爾頓 (Edith Wharton)、米萊 (Edna St. Vincent Millay) 並且我又當加上凱斯密斯 (Shells Kaye-Smith)、凱德爾 (Willia Cather)、萊寧 (Selma Lagerlof) 和瑪加拉脫 (Marguerite)。

我知道，這樣的比較當然除却大意之外，是很不快的。如要好好的說明，必須相並的比較，即將文格和體式相像的作家，一個與一個舉出來——但這是要作成一部書的工作了。

最後我們講到音樂和扮演。音樂這一門最足以試驗婦女的能力高下的。我們見些什麼呢？彈奏是不需大創造的。婦女最好的儘有和男子相等。製曲是必須最高的創造力的，她們在這方面便失敗。我們有加倫諾（Carreno）或諾伐斯（Novas）去敵蓋甫曼（Hofmann）或來維芝基（Levitki）梅爾伯（Melba）或散勃里區（Sembrich）去敵加璐梭（Caruso）或特來斯克（de Reszke）摩里尼（Morini）或鮑惠爾（Powell）或派羅（Parlow）去敵海拂芝（Heifetz）或愛爾曼（Elmann）或克來斯勒（Kreisler）但沒有婦女可以敵得上比多文（Beethoven）或華格納（Wagner）或斯脫勞斯（Strauss）或麥勒（Mahler）或斯脫辣文斯基（Stravinsky）或辣契麥尼諾夫（Rachmaninoff）——一個製曲家兼彈奏手。

演劇方面表出同樣的情形。在舞臺上婦女曾達到頂點，她們確實可與男子相抗，但在作劇方面婦女試行的便只有少數，然決不能超出中等優良之上。辣却爾（Rachel）或寶斯（Duss）可以對抗卜賽脫（Pussart）或阿倫耶夫（Orlenyev），本哈脫可以和

歐文 (Irving) 蒲斯 (Booth) 或煞爾維尼 (Salvini) 相並；但沒有婦女可以比得上
摩里哀 (Molière) 或阿斯脫羅甫斯基 (Ostrovski) 或羅斯旦 (Rostand) 或霍脫曼
(Haupmann) 或契呵夫 (Chekhov) 或加配克 (Karpak)。

現在我們再去一看原始時代的記載，便是從分析音樂、戲劇得來的結論，是大有力
量的。婦女在原始社會中，隨在有着機會，她的創造力也是和男子相等的；但到了近代社
會，她在最高等的發展區域中都失敗。這種結果並不矛盾。在前已經指明，在原始的文化
狀況中，創造力的發展是個人的而且小量的，到近代社會中，大的創造力纔有發展的
可能。當創造成績的頂點還在較低的時代，婦女達了頂點；到頂點增高，她便跌落了。

這事如再分析上去不是容易的工作。但我們不說像有些人所說的話：那大的創造
力和小的創造力是由於理性程度的高下。這話的確是錯誤的。真的創造者並不在於他
的理性，只因為他能運用這個。這特點，照我們看起來含有二要素：想像的勇敢和強烈地
集中於自我。這創造者，在創作的時候，純是精神作用；他將材料吸收入自我之中，一面放

出想像，這只要離開因襲和先見的桎梏所，便飛翔於汪洋了。想像和人格增強到「度」能力——不是理性——便是創造力的最高標。

婦女是有這種創造性質的，只是她們多少受着限制，她也有這些性質，也訓練這些性質，只是不能在最高的平面上。

我們到此，本來可以停止不說了，但不作一個解釋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如果『人格想像』的總合，女子是不能達到頂點的，那麼男子和婦女之間，性質上便有先天的不同了。並且如果確是這樣的，那麼兩性間常有和性生活的不同相當的而且相關連的異點存在，這種異點雖然不顯出來，但在人格，自我集中，和想像的指向裏，確實有着這種不同存在。婦女行使愛情的時候，從不是這樣地『部分的』在男子則從不是這樣地『整個的』她的自我是溶解的，而他的則是結晶的。又婦女的愛比男子缺少想像：在男子像是因婦女的愛而使他愛，婦女則沒有這樣因男子的愛而愛的。比較起來說，男子的愛是浪漫的，女子的愛是實在的。

男子的戀愛和女子的戀愛既這樣不同，這種特性的不同便足使我們對於兩性的行事上必有差異的確定，因此，遂這樣地構成兩不相同的性質，人格想像的複合體也是而不同。

我們現在再講到婦女在文化創造上的成績。從婦女在各方面的成功上，可以看出她們的能力的所在。婦女的各種成績的升降表中，製曲的地位最低，後從雕刻、繪畫而上昇，隨後是文學（獨獨編劇一門跌落），隨後是關於音樂、唱歌的一類本領，最後，扮演達最高點。

從這一個升降的次序裏，可以看出許多道理。可以看出婦女的成績優良的地方全在具體的、技術的、和人間的方面。曲的創造，比雕刻和繪畫更抽象，而雕刻和繪畫兩者比之於文藝，則又比較的抽象；從這幾方面看起來，凡愈是不抽象的事情，婦女愈加見長。作劇的所以跌落，因這一門比於別種文藝需要較抽象的創造力。又在音樂、彈奏和演戲方面，婦女的地位就高，大概便因為這兩種藝術重在技術的緣故。至於彈奏的見長，大概完

全因這個緣故，雖然人間的要素（爲聽衆而作）的侵入也佔一部分的結果。

在表現戲劇一項，人間性最佔重要，因爲演劇不特受聽衆的作動，又扮演的本身是含有人間的內容的。文藝也是因含人間性的緣故，所以在表現中的地位比雕刻、繪畫和作曲高。最後，奏曲和演劇的創造力——這兩項婦女最見長——比之於文藝、美術和作曲是具體的。又可以將這作一旁證，以證明在科學方面婦女優長的地方也總在實驗室裏的具體的、技術的方面。

從上面的分析得到一個結論，那婦女的能力是在具體的，不在抽象的，在技術的，不在理想的，在人間的，不在宇宙的和超越的。並且必須說明，這論斷適和輿論相合，和通俗人所說與學者的判斷相一致的。

總結起來：在開放婦女的各種文化活動的範圍中，婦女本來會顯示其創造才能，但自從文化狀況變爲可以容納更大的創造之後，女子在抽象創造的最高領域中，比之於男子是落後了。在別一方面，婦女表示其精神的性質是屬於具體的、技術的、和人間的。

在未說完結之前，又可用這些發見的事實，去推考一番關於女子在目前和更遠的將來的活動怎樣。

在現代，婦女和男子的文化機會已趨向於均等了。這樣，婦女文化擔負的領域展大，創造成績的優良性也將增高，尤其在她具有這能力，而少有機會伸手去做的那些方面。但是當然是當然的，在抽象創造的最高領域，在哲學，科學，藝術，音樂，或者又連文學在內，她當不及男子，正如她從來不及男子一樣。她的具體的心，對於更富於想像和抽象思想的她，的男性伴侶，當能永遠繼續地保持其有用的平衡。她的技術天才也將在世界上照耀的更明亮，她又當在技術工作方面佔重要地位如她從前一樣。但是她唯一的擔負總在人間原素方面。

在這一點上說起來，婦女的主要屬性計量起來，總在比我們所住的更優良的世界裏結着最精的果。教育的領域中，形式主義去掉之後，——現在確實已在開始在去掉了，——必能給予個人和精神的進步以更多的餘地，婦女在教育所領有的部分，範圍和創

造力必能更加長發起來。當家庭去掉一再整理的煩悶之後，家庭生活必將改造為更自由，更愉快，這責任大部分也是在婦女的肩上。將來監獄會得變為醫院，犯人被看作病人，那時候，婦女因感覺性，悟性的豐富和機巧，在這範圍中做領袖的必是她們。到那時候，工作多有閒暇，經濟減少壓迫，社交將更其友誼的面親密，婦女的社會才能會佔領到新的分野。等到世界劍不出鞘的時候——必須這樣，纔是婦女能够多分擔事務的時候——婦女纔能作最後的自由的發展，她能够如家庭中的母親般的管理這世界了。

——譯美國戈爾頓維塞爾原作——

支
配
性

今日體質上有幾種特徵是被認為女性的固有特徵的。例如身體的豐滿便認為女性型的特性；男子的身體則常較偉大而強固，這是由生物學上決定其如此的。

但是這種理論，和關於各種第二性徵的學說一樣，却是立在可疑的基礎上的。他是從男女極不平等的地位上去比較出來的。男女的勞動領域和職業狀況，比較起來是差得很大，所以身體也有差異。因男子專在任家庭以外的活動，女子的事務則主在家內，拔可芬(Brachhofen)說：『如果一生只管坐在紡車旁邊，身體和心神一定要衰弱下去的。』所以男女間身體上的不同大概是社會的原因，並不是天生的有這樣差別。

也許有人反對兩性的分工，即女子主內，男子主外，是由其先天的不同所判定之說。但即在蘇格拉諦的時候已經相信男女活動範圍的不同是由於兩性的本性不相同的緣故。人家相信男子是無疑問地常做家庭以外的事，『至於怯弱的婦女則神定的只能做家內的瑣事』。然而經過一番研究之後，便見得這種舊說，至今雖還保守着，是錯誤的。男女間的分工並不因內部的不同，其實只因力的關係。如男子為支配者，他遂說婦女的

地位只在家內，外面的工作只適於男子的。如果女子爲支配者，她必取相反的意見，自己注意於家庭以外的工作，剩男子在家裏管理家族和家務了。在今日之下，支配者是男子，但在許多民族裏，曾有過女子支配的時代，男女的職務和今日通行的相反在古希臘曾有過一個時代是由女子專政的。海羅陀吐斯說那些婦女們不自然地作『男性』的活動，在市場上經營商業，男子則剩在家裏做縫紉和管理家務。在考加兌爾 (Kamchadals) 在女性主宰的時候，男子完全是一個管家婆，他們做烹飪，縫紉，洗滌的事，並且不許到晚上不歸家。拉普斯 (Lap) 也是這樣，有過一個時期男子只做家事，婦女則在海上航行和捕魚。在這樣環境之下，男子又負擔管理小孩的職務。

如有一性是支配的，遂常有兩性的分工了。職務的不同是使男女體形上生某種不同的主要原因，這是能變更發育的根本狀況——別有些不同則由於內分泌作用。在男子專政時，他的戶外的活動，身體遂較強大；女子專政時，因她就作同樣的『男子工作』，她的體形遂像今日所認爲男子狀態的形狀，男子發育女性性質了。我們從女子專政的

國裏可以得到若干確實的論證。高爾斯(Gauls)婦女在女子專政時是做家庭以外的事情的，據斯脫拉波 (Strabo) 告訴我們說，那女子高大而且壯實。在康里的阿倫比斯 (Orombie)，婦女是治理百事，做各種困難的工作的。謨理斯說，她們比那里的男子的體質更發達有力。東亞非利加的偉脫帶 (Vatata) 也是這樣，菲烈芝 (Frisch) 和海爾華德 (Hellwald) 報告卜虛曼 (Bushman) 的女子比男子高大。斯巴達婦女在她們專政的時代也是強壯有力的。亞立斯多凡斯 (Aristophanes) 說，斯巴達婦女能空手搏殺牛。埃及婦女在她們的高權力的時候是被稱爲『尼羅的母獅』，她們似和這名詞相符。

從旅行者的故事和記載裏，我們可以明白知道男子在內性上並不一定比女子高大和強壯，如普通所設想，體質的強力只是支配性的特質，無論男女都是這樣。

同樣，有些體質上的第二性徵，今日被認爲女性的性質的，在男性爲從屬的時候是見於男性的。今日的女子的體形是傾向於圓滿，多曲線，或甚至於肥胖，在賽爾芝 (Celts) 是婦女支配的，據斯脫拉波說那里的男子也有肥滿大腹的。甘加兌爾斯當女子統治的

時候，也是這樣，男子是豐美而且壯滿的。男的愛斯基摩斯在管理家務的時候也很肥滿——這是處於從屬地位愈肥滿，東方婦女便是一個例，她們的豐滿的體姿是和她們的絕對的處於從屬地位和幽閉在家內相關的，這同爲人們所熟知，甘加兌爾斯婦女和她們的從屬的肥滿的男子相反，老年時身體狹長，前胸結實。

男女平權則兩性的分工就沒有了。不復再有專爲男子或女子的職業；他們只以個人爲適宜與否分別職業，不以性別分了。在晚期埃及，由婦女專政而入兩性平權的時代，那時男女便做相同的事業，全沒有職業上的分別。在兌魯斯時代的婚約裏說，『一切凡事和我所能合賺的……』馬爾斯（Victor Marx）研究紀元前六〇四到四八五年間巴比倫婦女的地位看出相似的情形。

現在，當我們從男性支配而到兩性平等的時候，婦女當然出外去任事的加多。她的權力愈大，她遂愈求革除男女間工作的不平等，這種努力在從屬性當然極強——這便是在女子——因爲從屬性要求較好的地位。在這過渡時代，所以婦女的侵入男子業務

必較男子去做家庭事務爲快。然而便在日耳曼這樣的開端也已起來了。婦女總覺得男子的職業高等，優良些，因爲他們是屬於支配性的；男子看婦女的職業總有點劣等；但是到大多數的婦女漸臻平等了，本屬於她們範圍內的職業的鄙視就減少，就有男子進去做了。

從女性支配轉變到男性支配的過渡時期中間可以看到同樣的現象。例如巴泰人（Bats）男女已同在田間操作，但是小孩還是由男子看管。這是傾向平權的一個階段。因爲男子已分作婦女所做的家庭外的職務，但女子還是不肯去做向來由從屬性的男子所做的事情。

各時代自有其標準的絕對，在某一性爲支配者時，將體質上的不同點更助其發育，又從而認識，固執，助長之。兩性如平權後，則兩性間以相像爲自然法則，并且也被認爲理想了。

今日有許多地方可以看出，兩性平等後，人爲的體質上的分別同時也漸漸去掉。美

國的女子比歐洲女子平等，所以美國女子所稱爲女性態度的也就很少，一九一〇年間沙簡脫和亞立山大預言，她們不久將和男子的形態沒有區別了。近人和三十或四十年前的圖畫相比較，這是很明白的，便是歐洲的男女的形態也像得多了。女子細腰，突胸的樣子已減少。男子也都好修剃他們的鬚鬚了。所以由我們觀察的結果，我們可以預言，將來男女平等以後，自來認爲天然的第二性徵會得更加消滅些的。

凡以某一性爲支配者時，男女的服飾遂有差別，支配性的權力愈大，服飾的差別也愈顯著，如兩性趨於平等，那差別也消滅了。到兩性完全平等時，他們將穿同樣的衣服了。支配性的衣服常是單純，淡泊的；從屬性的則常多變化而富於裝飾。現在仍然還以男子爲支配者，他們的衣服便單調，不注目，不甚應時變換。尤其是禮服，都穿同樣的衣服的。各人不論年紀地位怎樣，其樣式和顏色都是相同的。日間禮服，祖父所穿的和十八歲的孫子所穿的完全一樣。如果在從屬性便有分別，從屬的位置愈低，分別也愈甚。只要在二十或三十年前，日耳曼母親的裝束像她的未結婚的女兒的『年輕』那樣，便是一種

罪惡。一個祖母如打扮得如她的十八歲的孫女般的裝束，要被譏笑了。到婦女的權力伸長時，這便會改變。服裝的習慣便不要求祖母必須穿着合於年齡的衣服了。

在婦女支配的地方，婦女穿較淡色而樸素的衣服，男子則穿的花花綠綠。愛爾曼寫古埃及人的情形道：

『照我們的意見說，婦女總是愛美麗和裝飾的，古代埃及人的意見似恰好相反。只有男子的衣服極精美，婦女的服飾反極單純。第四第十八朝，從王家女兒到農家婦女，都穿同樣的服裝，——都是沒有褶襞的，簡單的衣服。』

海羅陀吐斯報告我們說，埃及男人的衣服是有兩截的，女子則只有一截。愛爾特曼當然不能解釋婦女衣服單素和男子衣服鮮豔的理由，因為這是和流行的關於兩性性質的理論不相容的。現在所流行的是倫奇所說的意見，他的意見便是說，『婦女的喜歡和愛好裝飾是關於她的性生活的。』這種意見雖然現在還通行，其實是錯誤的。鮮美的裝飾的衣服，並不關於性，只是在於兩性的權力關係。只要是從屬性，無論其為男或為女，

都是要求裝飾的。斯脫拉漢告訴我們，說比亞（Byzantium）的男子的好修飾。他們髮曲頭髮，有時并及他們的鬚鬚，飾着金的飾物，勤懇的洗刷牙齒和修光他們的指甲。『他們的頭髮是梳的優柔，』他寫道，『當他們行走的時候，從不彼此相撞以防弄亂。』又在有些女子支配的國裏，男子常常留着長髮，并且特別注意梳理。在海勃拉池（Heraclea）的太那（Tanna）的男子，當女子主宰時代，頭上留十八到二十吋長的頭髮，分作六七百縷的細束。從屬性的傾向於裝飾，是和分工密切地相連的。因為從屬性在家裏做事，比支配性閒暇，有機會去對付裝飾，再進一步說，閒暇能够激起戀愛感情的。又一方面因不得參與這閒暇，孤獨的戀情遂從裝飾裏自己表現出來。

兩性平等則男女的衣服傾向於相似。我們曾見到奧格萊斯（Ogile）的男女是體格相像，衣服實在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男子的髮上有珠飾，婦女則沒有。在萊潑加人（Lepid）兩性所能分別的，只在頭髮。男子是作兩股，婦女則祇一股。塔失吐斯（Tacitus）告訴我們說，古代日耳曼人，男女穿的衣服相同，頭髮也是相似的。

在過渡時代中我們可以看出兩性的服裝有趨於相同的趨勢。在十餘年前，巴黎想作一種婦女的短褲的服式，和剪短頭髮的時裝。這種企圖已失敗了，但今日女子剪髮却傳染到文明各國，剪髮的多少差不多以男女平等的程度為比例。從英國得來的消息說，英國婦女已經能够繫了短褲，穿了圓頭的鞋子，剪了短髮去工作，不復有怎樣的注意了。日耳曼的警察禁止這一性穿別一性的衣服的，但在戰爭的時候，日耳曼婦女進入男子所作的各種工作，她們就常常作男子的裝束了。

在男子也是這樣，漸漸傾向於和女子相像是很明顯的。在三十年前，鬚鬚通常當作男性的記號的；現在却不時髦了。在青年運動中發生一種傾向，任襯衣在頸前開着口，并且頭髮剪得如女子的短剪髮一樣。一八〇六年出版的約翰保羅的『麗凡那』中有一節話很有趣。他說：『數年前俄國男子把衣服的前胸假裝得高高的是算時式的。』那正是法國革命以後，即在婦女間，也曾經有一個自由的短浪橫掃過大地的時候。

①
二重道德

二重道德，是指男女的道德有二個標準。無論在那一個民族裏，男女的性道德的寬嚴都是不同的，即社會對於性行爲的批判，常常寬容男子而壓迫女子。人類的婚姻的歷史告訴我們，許多原始民族，都許可結婚前的性的自由，有些民族便是結婚後也許可，但其中有的只以男子爲限，女子却受束縛。這種寬容男子壓迫女子的性道德一直遺留到現在，沒有多大的變更。我們現在不必旁徵曲引的來證明這種道德習慣的存在，只要一看中國目前的性道德情形也就够了。在現行的法律上，納妾還在許可之律，自從公娼制成立以後，男子宿娼又成爲「公開」的事情。然在別一方面，社會對於女子的性行爲的裁制又怎樣？所謂門第人家，今日還以婦女丑離爲可恥，獎勵節烈也不亞於以前。固然，女子若能够貞潔，社會上未嘗不認爲道德的，但男子嫖娼及姦娼和女子再醮及偷漢這二件類似的事情，叫社會上批評起來，態度怎樣呢？

男女的性道德的標準爲什麼會不同，而迥不同爲什麼如此普遍，這是很值得思考的。原來二重道德的成立，絕不是偶然的事，其中實在埋藏着深遠的原因。其中的一個使

在男女的生理的不同上。美國的塞姆納爾 (S. M. S.) 曾經說過：

「婦女的負擔偏重在性和生殖的責任和義務，正如男子的負擔偏重在財產、戰爭、政治的責任和義務一樣，這原因在於生理上，因為生理上一個是男子一個是女子的緣故。」

男女繁殖種族這件工作上，男子的負擔小而女子的負擔大，因此，要適應這功能，女子和男子的生理就不能不變為不同。蘭克 (L. C.) 說，女子的模式的體型，身體比較長，四肢手足，比較的短小；她的肱短，臂比較的更短，她的股短，脛比較更短。不但如此，他的骨骼比男子的細，肌肉比較的弱，血液的輕重比男子的小，赤血球和赤血素也比男子的小。她的肺骨也小些，而增生新血及抵抗疾病的力量却強些。從這些地方看起來，女子的機體是適於安靜的裝置，不是運動的樣式。最近據英國的生理學家喜爾說，從多種競技運動的記載上看起來，如跳高，跳遠，游泳等等，女子都不及男子，而且她容易疲勞。因為女子的生理的代謝機能是構造作用盛，而貯蓄能力的，這是適合於生養小孩的，於是發生

兩性的肌肉力的強弱來。

這種兩性生理的不同，只因爲生育上的便利，是自然的分工，本來沒有什麼奇怪，並不是天生兩性不能平等的原則。不過只因了這一點的不同，男子遂佔了優勢。在人類未完全人化，即未完全理性化的時候，強者是主宰者，弱者是從屬者，是自然的公理。事實會得告訴我們，在許多野蠻民族裏，只有酋長，祭師，戰士等有支配的權利，弱小及婦女是只有低等的生命價值的。生活上既分主從之別，性道德自然只照男子自己的便利做去，標準就不能一致了。

女子的筋力既不及男子的強健，又有生養小孩的索累，所以在極原始的時代，漁獵戰爭便不是女子的職務，她生育小孩的餘暇，生活也被局限於家庭之內，只做些不必遠離居所的事情了。她們的工作，只是開剝男子獵獲的野味，烹煮和貯藏，以及修理篷帳，製皮等等，或採拾些果實及種植菜果等等不必遠離家庭及不大冒險的事情。等到社會逐漸進步，男子因爲性的負擔的閒暇，遂於戰爭之外，又握了政治，工業，經濟上等等的重權，

婦女的地位却毫沒有進步。但直到農業社會，女子還是工人，她們還是一個家庭的製造者，一方面幫同務農，或製造日用的物品。到農業時代後期，工業興起，她們的工作不能增進，反被剝奪，於是婦女的生活更偏向性的方面，她的重要使命好似專在供男子取樂和生育子嗣，一切的日常生活的供給都仰給於男子了。因此男子既負擔了贍養她的責任，一方面遂要求她的性的貞潔為交換條件，二重道德於是被視為理所當然了。這種情形，德國哲學家叔本華在他的名譽論中講得很徹透，他說：

『女性之名譽者，一女不事二夫是也。蓋女性對於自己之所要求，不得不賴男性者之供給；而男性者所需於女性者直接之供給，僅有一事。於是男性者為一事之需要，對於女性者諸有之要求當使之滿足之慣例以起，即所謂結婚是矣。此慣例既定，女性始獲安康……婚約者，乃女性對於男性以一事之義務交換諸般權利之條約；食言破約，已失人格上之名譽；況使男性者蔑視此條約之神聖，波及於團體之權利乎？故未婚者之私通，雖得因結婚而回復其名譽；若既婚者之姦通，則不能補救矣。雖然，謂之為惡，

不如謂之爲愚；以其自壞其安康基礎之條約故也。』

我們看了這一段話，可見男女的性的自由的不同是當然的事情，故莫國格里康夫人 (C. G. Hartley Callihom) 在『The Truth about Woman』裏說女性的束縛大部分原因是在父系制度的或立哈脫蘭 (E. S. Hartland) 在『Primitive Paternity』裏說「所有權是嫉妬的苗床。」

但壓迫女性和束縛她的性的自由的，不止如上所說的生理的和經濟的原因，此外還有迷信和宗教佔極重要的部分。在野蠻民族對於性生理全無知識，他們只感到神祕而莫明所以，許多迷信和魔術遂因此而起。未進化的民族裏有所謂模擬魔術，他們見生育這事和草木的結子相似，故想到用性交的儀式可以祝五穀的豐盛，周作人在語絲第三期上曾經說起這種迷信：

『：野蠻人都有生殖崇拜的思想，這本來也沒有什麼可笑；只是他們把性的現象看得太神奇了；便生出許多古怪的風俗。菲來則博士的金枝 (J. C. Frazer, The

(Golden Bough……) 上講過「種植上之性的影響」很是詳細，野蠻人覺得植物的生育的手續與人類的相同，所以相信用了性行爲的儀式可以促進稻麥果實的繁衍。這種例很多，在爪哇還是如此。歐洲現在當然找不到同樣的習慣了，但遺蹟也還存在，如德國某地秋收的時候，割稻的男婦要同在地上打幾個滾，即其一例……」

這種事情中國大概也已經沒有，至少我沒得看到。但類似的而更壞的迷信却還得存在，便是「採補」。大概他們不知生殖的生理，單知道精液和月經都和生殖有關，所以那些東西必充滿着生機，服食了就得長生。有些所謂「方士」的，說取童女初行經水，服食有益，名叫「先天紅丹」或和童女交合，取她的排出的精液服食，說能長生。這種魔術現在還有許多人相信。記得我幼年的時候，故鄉有一個年在六十左右的紳士，曾行採補的手續，買十五、六歲的女子來，不久即又賣去。我不知道他的法術如何施行，但不及一年他便死去，證明他的法術無效。這種性的迷信雖非完全對女子而生，但因女子性的生活範圍比男子大，故她們受非人的待遇也更甚於對待男子。

各種民族裏除前面所說的事情之外，還有不潔觀念的流行，因為月經來潮和生產時的出血是女子特有的事，他們遂把污穢的觀念大部分都加在婦女的身上。有些原始民族戰士聚會的地方便不准女子入內，因她的不潔，恐要引起災殃。葛理斯曾說蘇利南（Surinam）的黑人相信如果走近有月經在身的女人便有禍祟會襲來，所以女子遇月經期的時候便深居遠避，以免禍人，如見有人近去，她必高聲叫道：“*My heavy Mi-hayp*”意思是說「我是不潔的！我是不潔的！」在他的性心理學的研究中又載有古印度的立法官的話：『男子如行近月經期中的女子，他的智慧，精神，氣力，視力，生活力立即消滅。』中國對於這種思想也很盛行，明朝李時珍雖斥採補之法為「邪術」，但女子月經的不潔是深信的，他說：『女子入月，惡液腥穢，故君子遠之，以其不潔，能損陽生病也。煎膏，治藥，出痘，持戒，修煉性命者皆避忌之，以此也。』今日這種不潔觀念同樣流行着，如人的忌人產婦的房內，以月經的布片等曝露日下為「污穢神祇」等等，隨地可以拾得相類的例，這里我可不必要多舉了。但這等不潔的思想加於女子身上，不論誰都可以知道，是足以貶抑

她的地位的。

這種污穢即不潔淨的思想，各個宗教裏都含有一部分，西洋的基督教根源起於猶太教，而希伯來宗教中的不潔思想的色彩本來是很濃厚的。我們若翻開舊約來看，利未記第十五章上有這宗話，『婦人行經必七日不潔，凡摸他的，必不潔到晚。婦人不潔的日子，凡他所睡之物，都爲不潔。凡他所坐之物，也都爲不潔。凡摸他牀褥之類，必不潔到晚，應當洗衣服，用水洗浴。凡摸他所坐之物的，必不潔到晚，應當洗衣服，用水洗浴。……若與那婦人同寢，染了他的污穢，也必七日不潔，那人所睡的牀褥，也爲不潔。』這是說婦女的不潔而且能傳染於男人的。又在第十二章上開首便說，『主吩咐摩西說，你曉諭以色列人說，若婦人懷孕生子，當算爲不淨七日，如行經的時候不潔一樣。到第八日，當與嬰兒行割禮。婦女生產流血，應當三十三日住在家裏，然後方爲潔淨，日期沒有滿足，不可摸聖物，入聖所。若生女，應當算爲二七不潔，如行經的時候，既生產流血，應當六十六日住家裏，然後方爲潔淨。』在新約裏也滿充斥着性的事情爲不潔，以不接近女性爲潔淨的思想，例如

哥林多前書第七章裏說：「論到你們信上所提的事，我說男不近女倒好。」及啓示錄第十四章，「這些人就是那未曾和女人污穢自己的，因為他們是童身。」等等。

接着又說到中國，但我對於宗教沒有什麼研究，似乎不便多說話。不過我知道禁慾思想各種宗教裏都多少含有，這原因只因性的經驗使男性快樂，然同時因這件事情的神祕，使他恐懼。因恐懼和自己的易於衝動，遂強烈的感到有禁慾的必要。在生物界中求偶的主動者往往是雄的，在人類裏也是男性比較的易衝動，主動的，所以首先感到這種恐懼的也是男子。并且宗教的創設者幾乎全數是男子，由以上的原因遂造成了把婦女看作誘惑物，惡魔的結果。佛教是極富於禁慾思想的，視女子爲污穢的，這雖在不研究宗教的人也知道。今日民間流行的女子不潔觀念，似乎和佛教頗有些關係，再和固有的道教的法術思想參和起來，加重了女子不潔的觀念。今日老婦人等都相信，西方是須轉了男身纔能進去的，然而「千金小姐修七世只成一個爛腳飯，」男女階級相差得何等

遠哉呵！

男女兩性間既存有生理上的不同，再加以經濟的不平等及迷信，宗教的歧視，二重道德遂變成普遍存在的事情，不過在有些先進的民族裏，已在改正這種二重標準的錯誤，不長進的民族，則至今仍在舊軌道上，沒有改變。馬克斯偉爾說二重道德為各國普遍的現象，他說明了基督教各國男女不平等的道德標準，又接着說非基督教國的情形道：

『回教諸國是和大陸國的古代思想相對的；那里的女子如有不道德行為，差不多都加以極端的壓迫；除上面所舉之外，還有其他回教諸民族；在波斯，埃及，摩洛哥青年女子犯姦淫或不道德行為常被處死。

『回教國的男子是很放縱的，這一點無異於基督教國，除却那里偽善要少些。』最後，是支那，他是文化最老的國，也有二重道德的，男子一種道德，婦女別有一種道德；日本的情形也是這樣。

我們現在應當把怎樣修改這二重道德的標準略略一說。這是真的，一切改革最好都當從根本入手，然而對於二重道德怎樣呢？第一，女子因生理和男子有區別，性的任務

和男子不相同，想她有男子的筋力和男子同樣的勞動，恐怕是很艱難的事情。雖然有些學者以爲女子的力弱，一部分由於環境的關係。英國披爾遜 (K. Pearson) 在 'Ethics of FreeThought' (自由思想的倫理) 上論性和社會主義一篇文中便說，某地的農村婦女實不弱於男子，或者還爲普通男子所不及。誠然，女子力弱，環境也有一部分的原因。但我以爲只要人類更加進化，更加文明了，身體的筋肉力的強弱，是不足爲兩性平等的障礙的——例如男性中間體力也有強弱，並不是完全一樣的，然而今日的文明國人，並不全以男子的強弱分出支配和從屬的階級來。我以爲今日的壓迫女子的條件已不全在於性生理的勞動力量的不同，是在於因性生理的不同而產生的社會結果，即女子的經濟不獨立等等——雖然起初是由生理上的分別而來的。故最重要的是在謀經濟解放。但普通所謂經濟的解放有各種解放的方法，在理想的共產主義下面，無論男女都給社會做能做的事情，一方面由社會供給各人的衣食住，這時候女子經濟方完全獨立。但在這理想未曾實現以前，職業盡對女子開放，經濟權完全平等，經濟也就解放了一部分。

不過在產婦及小孩由社會供給，維持她的生活的理想社會未成立以前，婦女的生育和職業生活總相抵觸的。女子十四、五歲就能生育，直到四十餘歲為止，如果連續不斷的從事生養小孩，她的壯年時代完全耗費於這件工作之中。這時候她既無暇兼顧職業，就不能不依賴男子爲活，雖職業開放，結果仍然如今日的狀態。所以補救這種缺陷，產兒制限倒是一個調節的方法，如果一人只生養二或三個小孩，還有大部分的閒暇便可以從事社會事業了。——雖然即在理想的社會主義完全實現之後，產兒制限仍是需要的，因爲人口無限制的增加畢竟是一個困難的問題。

但壓迫婦女的，經濟固然是主要的原因，却不是一個唯一的原因。從經濟制度未發達的原始時候起，直到農業時代爲上，女子本來多少獨立的，然而在那時候，女子也不見得和男子平等。因爲女子向來是有生育的任務，一切生活不能和男子對抗，而性的禁律，魔術，女性不潔的觀念，是會得超經濟制度發生的。所以即使女子的經濟能够獨立，人民却仍是相信月經可以服食，女性比男性不潔，一般人對於她的價值觀念仍是不能平等，

那麼行爲的標準也是不能平等的。在這一點上，知識的普及便見得重要了——自然尤其是性知識。

我們不見一個生物學家或生理學家會得相信產婦的房中會「暗」的，也決不相信月經的血會比別的血污穢，他們知道生產是生物學上普遍的現象，一點也不神祕。月經來潮是一種生理作用，差不多和口腔裏能泌出唾液一樣的自然，污穢的觀念直使他無處容留。況且身體中的血液，好似流泉的活水，是週身流走不停的，更從何處分別上下清濁呢？所以性知識的效用不特在個體的健康，防花柳病的傳染等方面有益，在打破這些迷信和宗教的不潔思想，實在很有益處的。我以為只要有優良的教師，良好的書籍，把男女的生理現象的不同，和他的意義及職司，只要數十小時或百數十頁的書中便可以講得清清楚楚的。

不過除污穢觀念，性的魔術等以外，多數人還有猥褻觀念。這種觀念和污穢觀念不同，污穢是比較「物質的」，而猥褻則是「唯心的」——假如這樣說。譬如有人寫起性交

的事或見裸體的畫，別人並不覺得不潔，但覺得猥褻。普通的猥褻，似乎是自制力薄弱，怕被引起衝動的一種態度。古代希臘人的裸體的神的像，原意是表自然和美的，並不在引起肉感，也不覺得爲猥褻，但在禁慾的舊教士看來便爲猥褻了。這種態度也以男子爲盛，前面所說，因男性容易衝動的緣故。任他橫居中固然有害，但剔除他却很困難。因爲迷大概如我信還可以用知識去破除，容易衝動是不容易用知識去抑制的，況且就是強能抑制也不是好方法。我記得美國山額夫人講性教育的某書中有說起幼兒可常和母親同浴，不必避他看見裸體的話，這是很有思想的議論。我也覺得唯有這種方法，可以磨鈍性的敏感，和洗去猥褻的心理。在主張男女有別的民族，大概多數人是有此敏感性的，然而我們見醫生檢查女子的身體時候，却毫不動心，這是經驗和訓練成功的。

二重道德的成立是有複雜的原因，所以我以爲必須等到女子的經濟獨立，生育節制，性教育普及等等各方面都做到之後，纔能使男女的道德律趨向一致。

女性的社會遺傳

造成一個怎樣性質的人，來源有二：（一）得自親的性質之遺傳，即所謂生物學的遺傳；（二）得自所謂社會遺傳。身體的長短，式樣以至於聲音，笑貌，性情，智慧，道德性的高下等等都屬於前者；言語，制度，科學，文藝，倫理，一切理想都屬於社會遺傳的範圍之內。由這兩項要素以範成個人，使成爲怎樣一個人。黃種人生下來便皮膚色素比白種爲深，眼珠色黑，頭髮色黑而且直，此是種族性的不同；但在同種之中，因個人的變異，其型不同，子女也就和別人的子女不同，然和自己的父母則比較的相像。近代的遺傳學家查明，就同的方面，既不特親子之間外貌會得相像，便是行爲性情甚至語調書法都相像的，書法相像的原因大概與手腕的形狀筋肉的排列和組成的相同有關係；語調聲音則和發音器管的構造相關。至於才能的能够遺傳，在數十年前已經被人證明了。

身體，精神和道德的性質是得自親子間的遺傳的，但別有一半性質則得自社會的遺傳。生長中國的人，自然而然的能說中國語，有中國人所有的習慣等等；并且在北方的人，第一人身多數爲「我們」而不是「阿拉」，反轉來，寧波人也是這樣。再加上各

種因襲，習慣，以及這等教條，社會情形，而塑成各地的人民。英國人和法國人不同，法國南
北人的性質也自有他的分別，中國各省人也各各不相同，他的思想無論爲對現社會表
示滿足或反對的，也各有他們的社會的背景，明白地可以察出這種思想是有社會遺傳
的影響的。

這是要感謝科學的，近年因遺傳科學的進步，知道在個人的形成上，女性和男性佔
同樣的重要；明白的說，婦女所具的性質和男子的性質同樣能遺傳於子女，即營成子女
成爲怎樣的一個人，在生物學的遺傳方面她負擔一半職任。拿機器說男子爲種子，女子
爲地的觀念實在是錯誤的，這種科學上的證明在不和科學做朋友的人當然沒有什麼
用處，若在知道的人看起來，這證明是何等重要啊！即在婦女的身分的被尊崇上，也同樣
的佔重要。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個人的形成是物質遺傳和社會遺傳各得一半的，嚴密的說，外
的遺傳力雖不像內的遺傳性的頑強難改變，然在形成個人的性質也有很大的力量。子

女既有一半身體性質是稟承母親的，但得自女性方面的社會遺傳的資產是什麼呢？我們看社會組織罷，那一種法律制度是依照女性的理想制定的？在科學上，女性的科學家不及男性的多；在文藝方面，是社會公認女性擅長的？但就中國說，出色的女性文藝家也不多。至於女性的思想，留傳於後世而被傳誦的，我敢說除表示些奴隸性最充分的東西之外，便很少了。我不是說女性的奴隸性格外豐富，只是經過男性社會的選擇而留存到今日的，除代男子提倡三從四德，和壓迫同性的女子以外，還會有些什麼呢？概括的說，中國社會遺傳中雖然有着女性的若干功業，但她們所表顯出來的多半只是男性的，並不是獨立的思想。此外法律，政治以及教育等等的主宰者，不用說，是盡屬於男性的，過去的歷史上雖有過許多女性的功業和創造，只因缺乏繼續者，至今大家已不大認識了。青年生活於這樣的片面的社會之下，他們受的社會遺傳當然是男性的，也是偏而不全的了。不過在別一方面，小孩是從婦女的手中長大起來的，這時期，他所接受的差不多盡是婦女的影響。並且教育家告訴我們，關於無論道德，氣質，和性情，在早年所受的影響是

有最大的力量的，現在兒童既成長於婦女們的手中，他的社會遺傳上不是早就承襲了一部分的婦女的資產麼？

是的，這也是一部分的資產是的確的；但婦女是大賦的應當和男子一樣有才能，前而已經提出，不過社會不容許她們加入法律，政治，教育等等而為支配者的地位，不容許她們有獨立的想法和不合習慣的舉動，於是她們本來應該有的社會遺傳的資產的所有一切權被剝奪了。婦女的才能的發展既受梗阻之後，於是她們所能發展的，遂愈加局限於本能的或更粗糙的方面去。因了她們天生的富於情緒的本性一變而為感情纖細，狹隘等等。又因了天成的比較的保守的性格，而做了迷信，因襲的維持者；結果所致，遂使兒童幼年時期中這幾年所受的資產也就是這些狹小，敏感，守舊，苟安，順從的傾向。

但現代的人所希求於女子的不是這些，女性所具有的偉大也不是這些。她有不能克服的母愛，有烈火似的愛情，她更富有改善，建設等才能，如果這些蘊蓄的能力能盡量發展，能容許她們加入社會中和男子協作，這是料想得到的，法律，政治，以及一切制度一

定能够更換一番新的面目——變得更加和諧而且平衡。在這樣的社會長養起來的青年，總能受到雙方的，不偏倚的社會遺傳，而使他們的性格更趨於完全。

西洋有學者說過，婦女地位的高下是隨文明的高下而定的，意思是說在高文明的國家，婦女地位也高，而在低文明的國家裏，婦女地位也是低的。是的，但婦女欲從被壓迫裏昇進到和施壓迫者同等的階級，至少須經過壓迫的男性的了解，被壓迫的婦女自己覺悟和竭力掙扎的。

今日了解事理的男性已有幾多，覺悟的婦女已有幾多，這不是寫者所能計算的，不過寫者的希望是在叫不了解的變爲了解，不覺悟的很快的覺悟。在今日女性才能被限制發展的環境下，她們應當急行去幹她們所能幹的事情，參政運動，職業運動，教育運動，或社會革命都可以，只要她們以爲怎樣做是於她們有益的就怎樣做，而且無論那樣做，凡是這等擴大人生，趨向光明的工作不特彼此不相抵觸，總結起來總是互有幫助而且有益的。或者去研究科學，哲學，以至寫文章，做詩，繪圖也是好的，只要能夠幹，只要她所幹

的是自己的事業，她所要說的是自己的言語，所想的是自己的思想。這樣纔能使社會進於平衡，使將來的人們生活於兩性平均的社會遺傳的環境之下。

社會主義與性

後來她們來到反音坐的地方了，那奇異的老婦人，她常將一隻手的肘節支在膝上，兩手托着頭，並且
偷出過去的光耀來，去照耀未來。

生命和愛叫喊說：『呵！智慧的人，告訴我們，我們何時才得遇到那屬於我們的可愛的光明的東西！——無淚的歡娛，無影的日光？呵！我們怎樣獲得失去的這個呢？我們到那里去尋着他呢？』——須林那

在一切進化的事情上橫着一條原則，這起初只是自然學家顯明出來的，但是有一天，也將從科學的歷史家得到明證。這原理稱爲『最適的生存』，不過略有不妥。如把他改作『較適的生存』纔比較的好些。在一切存在的東西裏——在動物和的人生命，動物和人的習慣，人類的制度，宗教和哲學——最適是永不會達到，永不會發生，並且也不能存在的。如果到了這地步，進化便止息了，——便到了最後的時代，即稱爲『世界末日』的日子了；這在中古的宇宙論中是認爲很重要的；我們可以棄置不說，在其遺在堆積廢物的屋子裏，矛盾者和超自然的人是從那里抽取資料的。我是很實在的感覺論者，常研究各種生活方式，各種制度和思想方式的不絕變化以自足；以上一切並不是不可計量

的偶然變遷，却是可以先見，而且其量和方向是可以測量的。世上沒有絕對的道德標準，沒有絕對的哲學，也決沒有絕對的宗教；在每一種社會狀況中，自有其特有的道德，特有的宗教和特有的兩性結合形式。他的道德和他的宗教，每每到後來的世代，遂被看作不道德和迷信了。亂婚，兄妹結婚，殺嬰，婦女屈服和勞動的奴隸制度，在一時代都認為道德，到別一時代便認為不道德了。土地和動產，由無財產而成爲羣衆財產，種族財產，會長財產，以至於個人財產，都有其認爲合理的時期，如果有人承認其一爲絕對的善，其他爲絕對的惡，實在是愚蠢。所能明說的只有人間社會在某一時期的變遷方向及其情形罷了。要確知這雖是不易，但並非毫無準繩，不可測度的。道德或善行只是在一個特殊土地上的一個特殊社會，在一個特殊的時期內，能助社會進展的一種行爲罷了。就這意義說，我當屏除一切絕對概念，用『合社會』一語以代道德的，用『反社會』一語作爲不道德的。一種合社會的行爲（即道德的）自能從習慣，感情，或從信仰而發生，但要知道爲什麼這是合社會的即道德的，則須賴知識了。必須知道歷史上的進化及社會狀況的轉

變傾向了。並且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有許多起於感情，習慣，或信仰的行爲，實在是反社會的；如果習慣能作爲道德的定律，那麼，我恐怕社會主義至今少有維持他的基礎；然而他應依歷史研究得來的唯理判斷的，因此我不將社會主義單作一個政治改革的計畫。看社會主義根本是一種新道德，他說個人當屈服自己以從社會的安善，這安善的標準，則只有研究了社會長發的方向纔能知道。社會主義者是——他們的行爲也固是——新道德的傳播者，他們能發生這熱誠，當然只能起於人間的愛，不是從憎惡起來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這個意義不明白的名稱只有這一點相符罷了。社會主義的能够成爲政體，必須到社會主義的道德普及之後；社會主義成爲政體，不過成爲在法律上反社會的條件最少的一種政治罷了。

在各種社會問題裏有兩個疑問必須研究的：（一）我們所持的是什麼理想？（二）我們用何種手段以實現我們的理想？

我未講到這疑問和性的問題的關係以前，必須先把『理想』這個名詞的意義說

個明白。我所謂理想，不是指詩人夢想的烏託邦，是由個人的願望，興味或偏見構成的結果，其嚮向和目的全是從過去的歷史中和最近的未來的進行得來的。我們的理想是讀了過去的歷史並稱量了現在社會發達的嚮向和勢力的結果。我們從這標目，造成一個判斷，以作道德和動作的判斷。我們本是歷史研究者，並不便是社會主義者，但因為研究了歷史，所以遂成爲社會主義者了。

對於性的關係，我們有以下的疑問：理想的形式應該怎樣？我們怎樣纔能達到這目的？——那便是——在未來關於性的關係應當取怎樣的態度？我相信現在的兩性關係去理想（最近未來的性關係）還很遙遠，並且現在的婚姻法是傾向於阻礙接近這理想的。

因為現在不及把歷史事實細說，只得在這里作簡單的說明。證之過去的歷史，我相信現在的勢力和嚮向已在竭力反抗現在的兩性關係，將來未嘗不能完全掃除，如理智的掃除形而上學，自由思想的掃除基督教神學，社會主義的掃除因襲的政治經濟一樣。

我現在預備簡單說明這種正在活動的傾向，和怎樣與現制度發生衝突，及最後怎樣使兩性關係的法律和習慣改變。

我曾經說過，進化律有一條原理，即較適的生存。依據達爾文的學說，進化的起來是由於兩性選擇和食物的競爭。在動物界的進化上，這兩要素的重要是很容易分明的看出，只在人類的發達和人間制度的變遷上，當初一看，好像不能用這兩者來解釋似的。然而科學方法的歷史研究者也容易看出這兩要素，在人類裏，直從野蠻達到文明，一路不息的作動着。達爾文以後的文明史研究者大概將認歷史爲兩大部門——一是性的歷史，一是財產的歷史，即性關係的變遷和財富所有權的變遷。這兩大部門的變遷的說明，大部分即在兩性選擇和食物競爭。兩性關係有各種形式，前後嬗變，本沒有永久形式的，并且每一時代的兩性關係的形式發生，和同時代的別種社會制度及法律制度有密切的關連。法定的終身一夫一婦制在人類的歷史上僅是昨日的事，但沒有公正無私的人（雖然他是極贊成一夫一婦制的）能說這制度是最終後的形式。這不過是人類長發到

現代所具有的一種兩性關係狀況和所有權的方式罷了。在過去的歷史上，循人類進化的長途，各時期有過各種不同的形式。每一種兩性關係的新形式發生時，同時所有權制度也相當的改變——這種現象是人類社會所特有的。當兩性關係純是混亂的時候，那時的所有權只是當尋得的人，在他能力所能保管之下保管着；到了兄妹結婚和羣婚的時候，財產也爲羣所有——這是羣中的共產主義；在母系制度，至少在其全盛時代，財產是爲個人所有的，但那時係由婦女承受；在父系制度，則僅男子有財產權，并且由他們去傳代——婦女只能動用動產，所有權一概沒有了。若干年後，如父權制度完全消滅，婦女得到權利而成爲個人，那時當產生一種所有權的新形式；預料這時的歷史必把從前的定律打破，另生新的兩性關係來替代舊的，這不是合理的設想麼？

現代兩種最重要的運動，便是社會主義運動和婦女解放運動，兩者都是在改造財產的舊概念，精細的觀察者知道財產的所有權改變，舊兩性關係也必定跟着變遷。在有思想的觀察者看來，社會主義者和『女權』擁護者根本上爲同樣的目的而宣戰，雖然

他們自己覺得有所不同。財富所有權的方式改變，據科學的歷史學家看來，實包含兩性關係的改變的。我以為社會主義是將來唯一可以維持的道德律，我相信現代的結婚風俗和結婚法都要大大變動。這不是說感覺勝利，也不是說性的試驗的勝利，只是說頑強的法律當有改變罷了。我們對於兩性觀念和行爲，已在發生變化，這便是新時代的先鋒罷了；一個時期是往往能流行至數百年之久的。性的試驗決不能看作有害社會的惡行。不過從今日正常的結婚形式變化出來的變形，其中有的當存留在將來而成爲正常的形式。

現在就這篇文內，容我把那作道德教條的近代社會主義的主要原理及其關於兩性關係加以說明。社會主義的原理是——

凡是一個人類，無論爲男子或婦女，要是體質智慧並非殘缺的，如不在社會上工作——這便是他或她如不對於公共勞動組織有所貢獻——便沒有道德權可以認他或她爲社會的一員。

沒有『道德權』的意思，我即指『反社會』而言，無論何人，如身體並非殘廢，生活於勞動社會而於勞動無所用力，應當受社會的制裁甚至於懲罰。

由以上原理，遂生以下的結果，即壯健能勞動的人如有以下的行爲，便爲違反社會：

(一) 依靠遺產爲生，(二) 收受財產的利益。有人若行以上兩者之一，他便是以別人的勞動來維持他或她的生活，於公共的勞動組織，則並不付相當的報償了。我確實知道，這等教訓在現在社會制度之下要使人承認原是極難，使行當然更不可能。但我相信這等教訓將來必能認爲道德律的基礎的。一個人應有勞動和獲得，但他沒有道德權可以給他自己和後裔，自己並不勞動而倚賴別人的勞動生活着。以財產自給的懶漢，因他佔有財產，這很能將別人的勞動導向錯誤的方面，使他到反社會的方向去；勞動本常用在社會上，以改良人民居所，修整道路使有秩序而進於美麗，和建設公共機關，以及一般社會目的的事的，現在却只雇用勞動以創造他個人的奢侈。

未來社會應將以上的原理，爲一切行爲的志趣，無論其人爲男爲女都是一樣的。但

是男女的生活要成爲社會的，那麼，必須有大範圍的工作給他們公開。這只有在以下兩種環境之下纔可做到：（一）個人經濟獨立，（二）遇需要時，應當人口限制。這兩事和現代兩性關係相關很密切的。這便是現在夫妻地位當完全改變，家庭大小應受社會（卽國家）的干涉，——至少在過多的繁殖，產生怠忽和不需要的人生的家庭當加以干涉。

『個人的經濟獨立』一句話是很容易誤解的，我是指個人必須對於社會勞動組織負擔工作而言。個人所有的道德尊嚴的存在，只有他或她的工作純粹是一種貢獻，並不是因人的欲求或求奢侈的反社會慾望而纔工作的。

因此，一個婦女，若用神學上的話來說明，要救護她自己的靈魂，保存她的道德尊嚴，——以使她得履行未來的道德律——她必須經濟獨立。我覺得關於這一點，男子每多漠視婦女的心情的，也許有人願意將他收入的一半給他的朋友，但以爲接受了而不失道德尊嚴的人是很少的。有些人所能遵守的道德律只是這樣，他們也不願生而對於別人勞動無所報償，但那別人須是他們的朋友；若不是朋友，他們就以爲不必報償了。在現

社會之下，無數婦女都強迫着依靠男子的勞動而生活。一個男子即使極其願意給予，但婦女在道德上却不當收受。婦女必須經濟獨立，如她們經濟依賴父親，兄弟，戀人而不用自己的勞動，她們便一日不能得到尊榮的行爲。有人也許會這樣說，婦女也會常常帶財產到夫家去的，有的竟達全部家私的一半，或者竟在一半以上。更常聽到有人說，將來的時候，似要回到母系制度的原則去了。這種情事確實有的見到，但我想這只是一種短暫的現象，因爲這也是違背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的。照社會主義的原則，個人的財產必須由自己的勞動得來，決不應當受承襲的財產。婦女結婚時帶來的財產由她自己勞動得來的實在極少；她自己有財產，對丈夫雖可說是經濟獨立，然她卻仍然依靠着社會，所以維持婦女的是社會而不是丈夫。那麼，如她們沒有社會服務以爲報償，其過失更大了。讀者也許可以替婦女的懈惰辯護，說婦女的家务就是對於社會勞動的負擔。若家务中就養育小孩而言，我立刻承認這的確是她們對於社會一個極重要的負擔。但當現代人口過剩的迫壓之下，生育子女這事，不是人人都有這權利。有的男女，在身體和精神方面是

適於傳衍種族，有的會不適於生育的。即使他們是適於生育小兒的，但他們未必有無限生育的社會權，真的，男子和婦女，適於爲未來種族的父母，同時又適於任培養、教導的人，實際上決不很多。生育小孩是責任的事情，道德上的重量，實遠超於今日普通夫婦的衡量之上。

婦女在家庭中教養小孩這種勞動的社會價值，現在且放置不說，其實這種職務當能在比家庭中更廣的區域裏習練得更好。現在我們且講沒有小孩的家庭，那些家庭既無小孩在家受教，也不出行在外，家中只有單身的婦人。這種單身婦人的家庭職務便管理丈夫，父親，兄弟，年老雙親或殘廢親屬，這些事情，便算是社會維持她的勞動報償，因此她以爲是道德的，是獨立的，並且她以爲對於社會有所償還了。我以爲在男子總不肯高興地這樣依靠他的親密的朋友的，然習慣思想竟使許多婦女甘心作這種動產的奴隸。我毫不躊躇的說，婦女在沒有小孩的家庭作這種職務，很不合社會主義條律的標準。如婦女應勞動，當然應作家務以外的勞動。近五十年來，因機器，糧食運輸，分工等，使家庭

經濟發生變遷，家庭生活遂遭改變，『在六十或八十年前，須一個主婦和僕從合做的事，現在變爲極閒暇，一個機械要嘲笑一個婦女的手了。』讀者大概可以見到不特一個單身的男子或女子，常能管家管得很好，許多沒有小孩的夫婦，各自就職業的，家庭也並不怎樣的紛亂。如斯偉勃及勃潭的農民就可以證明。許多農人的妻不但能管理自己的家務，并且還要管村中別的各种家務；或者當她的丈夫在林中工作的時候，她得親友女僕的幫助，整理小田畝和住宅附近的土地。我常見農村婦女作耕田，掘地，刈稻，打麥，擠牛乳，製牛油等工作；一天晚上我曾坐在她家的竈旁，見家務並不怎樣疏忽，她的精神也並不十分頹喪，在這等時候，我學知婦女的勞動很有社會的價值，各階級的婦女於家務之外，實又可推到社會上去。英國中等階級的婦女大部分時間都費在家庭的裝飾和享樂以及買飾物，果子的事務上，她的生活純是反社會，導別人的工作於錯誤方面的。

有些人的確會得這樣說：『你忽視家庭享樂的價值，和用婦女能力在產生社會幸福的事情上麼？』對於這話，我回答說：如果婦女的勞動不當和男子同樣，只能以安樂，幸

福爲中心，那麼，這定例必須推及一切婦女，凡以勞動取資的婦女，我們應當使她們停息工廠、磨坊、公司、商店、家庭工役的傭工，當完全禁止；有給的藝術上的工作等事也都當禁止。那麼，叫今日自賺錢生活的婦女都去依靠丈夫去，還是由政府維持她們的生活呢？爲婦女的職務和男人的職業不同，婦女應當離開社會勞動，所以婦女有特殊的道德律了。如這千福年到來，婦女是得到安逸的快樂時光了；我的惋惜，只是男子們不能分享罷。但我總覺得除却生育小孩之外，一切主張社會職務應區別男女的假設，是絕對無證據的，這不過把婦女降到爲玩具，沒有靈魂的生物的地位去，和不能照男子所立的高等社會條律行事罷了。婦女的勞動在社會上是無限價值的資財，她有應受教育和職業教育的權利，即因爲她的責任應分擔社會勞動的緣故。在『女權』講壇之後的道德無他，便是婦女有勞動的義務罷了。這種勞動，我可決定地說，在許多不生育小孩的婦女，和從事『家務』是完全不同的。

我的議論現在歸結到這句話：經濟獨立是人生的要義，必須這樣，纔能使個性充分

發達和自由地履行道德的較高條律。現在流行的兩性關係的理想是把妻限於家庭之內，從不鼓勵她自由活動，自由勞動的，即使有，也是極微，這和經濟獨立是相抵觸的，並且這理想也是終必絕滅的。社會主義運動與其新道德，及兩性的平等運動，將把現行的社會習慣掘倒，將現存的婚姻法律加以改換。

我的話是從婦女的觀點上出發的，但在有思想的男子看來，現在的兩性關係，也顯然是不羈的，是普理的。現在女子的嫁給男子，顯然是爲了謀生活或找尋一個地位。女子的跟隨着丈夫，也因爲了這道理，或者她想，她對於長久養活她的人，是有近就他的義務的；他或者又覺得在因襲的社會判斷上，如果兩造分離是要受擯斥的。友誼的引力，原存在愛情之中，兩人如同情的吸引存在，則便爲朋友；如已經破裂，而互相忍耐着保留友誼，很是危險的。同情既已消失而猶勉強作朋友是很難堪的事，然在終身一夫一妻制度之下，這種情形却是非常之多。有些男子婦女見了這樣的結合畏縮不前，有什麼奇異呢？依法的終生一夫一婦婚姻中，如除去專賣或男女的性本能，在現在沒有友交的自由，只有

「暹羅雙生子」的友誼的時候，我相信決定沒有人會去登冊結婚的。必須婦女的經濟獨立之後，纔能得到依純潔感情作人類最高的結合，并超出強制的嫌疑和商業主義的踪跡之外。

我們如果承認法定的一夫一婦制的必需，無非因婦女還不能經濟獨立，和男子的生性無賴，喜歡婦女依賴着他生活的緣故，——有許多足以證明此說的正確——於是我們對於婦女解放和社會主義道德的宣傳，有明白的究竟辦法了。但有一事應該注意，即愈接近於私有制及性關係將要改變的時代，男子及婦女不願結婚的必愈多；從這一種制度轉變到別一種制度去，當是破壞的，革命的，不是漸漸進化的。這原是很可疑的，這樣方法的改變，較之於慢慢變遷而成新的習俗，有無更大的利益。

我現在應當說明，我所主張的兩性關係的新理想應該怎樣，以及對於這理想的法律或社會觀念應當怎樣。我當從根本原則說起——即婦女應當經濟獨立，各人一律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或者還須加以人口限制。我的要求各人都應該勞動，和勞動的機會

應該對各人開放，這意見是和別的社會主義者相同；但和許多別的社會主義者有相異的地方，便是我相信在這制度之下，雖不是即刻間的事，終將牽連到人口限制上。如果國家對於社會上男女生育小孩之數不加干涉，如果有害社會的分子仍然繼續生育不需要的人生到世上來，是很有害的。社會應當設法去干涉及限制有害的生育小孩。我想將來兩性關係必須和生育小孩的事分開，只是一種男女間友誼最密切的關係。我們應當將路得的即新教的結婚意義完全廢去，性的友誼（Sex-friendship）的意義，不僅是為生育小孩而生的。

將來的兩性結合，必定有的生育小孩，有的不生育小孩的，但生育減少，而責任却比現在更重。由此使婦女經濟不能獨立的一個主要原因就可以除去。婦女的性關係不復妨害勞動和再作性的依賴（Sex-dependence）了。我以為生小孩和不生小孩的婦女，基本上當分為兩種，這種主張雖然當受人反對。一個婦女固可以從這一階級移到那階級去，但這兩種階級的社會地位却根本不同。不生育小孩的兩性關係，我主張國家不

必去干與如生小孩，則國家有干涉之權。這有兩個理由：第一，因人口的多寡和優劣有關於社會全體的幸福；第二，生產小孩，是使婦女不能不於一個時期內經濟依賴於人。

讀者當注意，我們說將來不生育小孩的婦女當經濟獨立，在法律上或社會上，婦女和男子全然沒有分別。但有人也許這樣問，這樣的經濟獨立，這樣的兩性平等的確可能的麼？我相信將來必能如此，只是現在則可疑罷了。郵務局的僱用女子爲寫字員，並不因她們的性質和男子相等，無非因她辦事能力雖低，病假雖多，然工資便宜，還是值得。現制度下的僱用女工大都是這種情形。但今日一般的婦女的體力弱於男子，和智力的較遜，並不足以證明婦女將永久處於奴隸的地位，研究文明史的人知道從前有過一個時期，婦女的體力和男子是完全相等的，至於智力則且在男子之上。婦女的下劣並不是自然的法則，我們今日見到現社會上有種階級的婦女體力和智慧的缺乏，全因她們體力和智能方面缺乏教練，在過去的時期也不嚴行選擇的緣故。各教師或考試員都說女學生全可以受男子同樣的智育的。在南日耳曼，瑞士，北意大利山野間游行的人——深知婦

女只要有安全的戶外生活，體力自能養成。我常到替羅萊斯山（Tyrolse Alp）去休息，其地雖最近的村落也有數里遙遠。一年中四五個月，無論天氣好壞，每日見有兩三女子在那里看管母牛四五十頭，自早至晚，做許多工作。擠好牛乳，製成乳酪，并且有時竟把牛油運到山谷下去。早上很早便擠好牛乳，有時更見她們走到高山的一兩千尺以上高處，差不多已將遠雪帶，刈取芻秣，隨後捆縛了駝下山來，其重量實為有許多男子所不能舉起。在天氣不好，如有霧或下雪的時候，她們出去把牛趕回；在別的時候，則經過很遼闊的雪野驅牠們到牧場去。然而，她們的工作雖這樣勞苦，她們却是為我所見到的最康健，最活潑而且最幸福的婦人。這我並不是指智慧體力異常的人，我所說的是可以訓練成功的。我相信如婦女一兩代受過優良的智育，并且女子的體育也像男孩一般的注意，再於兩性選擇中，男子比現在更注重於智慧而且健壯的配偶，女子智力體力必定增進，以後不生育小孩的婦女，必能和男子經濟平等，並保持她的獨立；在兩性關係中，她的體質智慧，能和他相當。我以為這種婦女在兩性的關係上，無論為形式或實質，都應當純以興趣

相投爲主無論社會或國家對此無須并且也無權加以干涉。男女經濟既獨立之後，兩性結合自能純粹以相互的同情和愛情爲主；至於結合的形式和久暫一聽個人的感情和需要去決定。這種自由的兩性結合，在我看起來，便是未來的理想，便是社會主義的要義。應用於兩性的結果。法律或國家決不能隨意干涉，只有對於反社會的事情纔能干涉。不生育小孩時，教會或社會都不能對於戀人加以干涉的。到了結婚不復認爲婦女的職業，不以這爲得到男伴的唯一途徑，而有更廣的生活——男女關係完全自由，他們能平等相見——那時在這種自由的兩性關係之下，只爲肉感而且結合疏懈的，必定十分稀少。男子和婦女既有許多接近友愛的異性朋友，迷戀或誤解友情爲戀愛的事情必定極少，并且那時兩人成爲戀人，決不會比現在的容易進步的，現在有些社會階級的男女，竟毫無友誼的便成爲戀人了。男子和婦女大概最後乃從朋友當中選取其一一以爲戀人，但是男女因絕對自由，選取不止一人的倒是例外了——我相信這種例外的事情，那時候比在今日法定的一夫一婦制之下必定要無限的少，并且社會也不分多妻制和多夫制，不

大家夫人或媳婦了。但這種理想的兩性關係的可能性全賴婦女的經濟獨立和社會主義道德的被人認識；等到以上兩者得有根柢之後，這樣的結合只是實行今日的喬治散（George Sand）或喬治魯謨（George Lewis）的例子罷了。

如上面所說，爲解決未來世代不生育子女的婦女的性問題（Sex Problem）的方法，她的經濟獨立可以保存她的個性，但社會主義者對於負擔生育職位的姊妹們，將怎樣解決呢？我以為生育小孩的婦女也必須經濟獨立，不當依賴她們的父親和愛人。在未來社會，生產一個小兒利害得失全在社會，如果生下來的小孩能夠給社會一個健康強壯的公民，那麼，我主張生育這樣小孩的婦女，便是在那里行一種高等的社會職務，社會和國家自有相當的義務，即須維持她的經濟獨立。國家必須有一種制度，以維持生育小孩的婦女的經海獨立，勿使她因生育未來公民，不能再任別種社會勞動，而失其經濟獨立。這維持應在國家，不當依靠個人。讀者却不要懸想，以爲應當備有大規模的產科醫院，自由的育兒所這些的東西了；我覺得以這類寂寞的棧房去替代我們的普通住屋，實在

是沒有什麼道理的；說父親因愛兒女，必須贍養小孩的母親也是這樣。那是自有其比較更深的根柢的。我設想如現在的朋友可以合居，將來當然戀人也可以這樣，如他們不求生小孩，只在女子沒有這種成熟的顧慮和願望的時候，如他們願生養小孩，則經營家庭生活。但在家庭中，妻當不復是一種動產，應由國家擔保，給她經濟獨立。

容我再拿一個假設的例來說明——我可不必詳細地說，且也不必用數值來討論——我想每一對夫妻如平均生下三個小孩，任在那一個時期，足以維持人口數了。有些婦女所生或不生此，有些或沒有三個小孩，或竟不生小孩；但如此適可維持其平衡；各人對於小孩不能隨隨便便的生育，而社會或國家對於這樣產生的小孩，必須負有責任，每年給年金若干與母親，因為婦女既生小孩，不能任別項社會勞動的事了；這並不是要減少父親對子女的興趣和責任，意思完全在使婦女成爲自由獨立的個人。等到國民富庶起來，生產小孩的數目，或給予母親的經費可以增多。我以為這是將來解決生育小孩的母親的唯一方法。必須這樣，婦女的經濟權方能和男子平等，婦女爲丈夫的動產

奴隸的制度方纔可以打破。在制定的額外生產出來的小孩，政府當然不能公認的，并且如果在人口過多的時候，對於父母不特消極的，還應當積極的施行懲罰。產兒的數目之可以限制，法蘭西是一個明顯的例。生活安樂的標準增高，只要過廢的勞動成爲社會化之後便可以做到——因婦女的完全解放遂更增加其獨立——大概用得着國家干涉的時候是極少的；如果需要時，照法蘭西而行，小孩生產率便低落了。這里只能說明生育限制的可能，至於人口限制的方法是本文範圍以外的事，不及討論了。這問題必須就國家情形加以縝密的，科學的考察，必須經過這樣考察之後，我們纔得斷定新舊兩種馬爾塞斯的方法，那一種是合社會或反社會的，那一種是健全的或不健全的。

這便是我所說將來兩性關係的社會主義的解決法：兩性關係是完全自由的，其結合全由經濟均等，體質強健智慧發達的男女用自己的判斷和趣味去決定；但如遇需要的時候，國家對於生子女一事當加以干涉，一方面保持性交獨立，而一方面則限制過剩的人口。有些人們以爲這些話是懶惰的夢人的理想，我這樣回答說：只要把在現代作動

的各種力加以測量，把不滿於現代的男女的人數和性質加以注意，和把現在社會主義道義和性道德的宣傳者的熱情細加考察，那麼你們便不能說他們是夢人了。對於有些要知道宣傳者的職務的人，我這樣回答：向着我們的理想進行，第一步是在傳播社會主義使被認爲一種道德和將我們的姊妹們完全解放。對於有些人，像那年老的詩人，心中狐疑，怯弱，看現代的事情只有卑劣和貪欲的，我們必須悲傷的，但是決絕的和他們作別——『老爹，你知道的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你的志趣已盡，且留着休息罷，我們要向前進趨了！——再會罷。』我們是充滿着新情緒，新感情，新思想；我們的時代並不只是卑劣和貪欲，却充滿着比從前更明晰可尊的觀念，並且更將孕育他的兒女。危險和困難是有的，愁悶，苦痛和胡行也是很多。但我們現在超於這些事情之外着眼，並不使我們絕望，只是以鼓勵我們的進行。你們是推崇過去的基督教義的人——『喂，我們却尊崇自由思想；你們尊崇過去的信條——我們則尊崇知識；你們熱心求財富——我們則注重在勞動的義務和權利；你們說結婚在純潔——我們見這不過是將愛情在市場出賣，我們正想用

性的自由來挽救。你們的符號是過去的符號，我們的理想纔是助文化發達，和過去歷史示人們進化途徑和未來的符號。現代行爲的理想是怠忽的，這只是表示現代思想的奴隸，勞動的奴隸，性的奴隸的。將來我們有更真實的理想——即思想自由，勞動自由，和性的自由——這理想是從比你們及我們的父輩所有的更深的人性和歷史知識得來的。如果你們喜歡稱這些理想爲瀆神的，背理的，不潔的，都由你們說去；這因爲你們不會知道時代和不知道我們的緣故。只好悲苦地把你們遺剩在後，我們獨自前進了。這時代是知識壯實，觀念豐富的時代；我們覺得以我們的符號爲我們行爲的指導，和從復興的藝術的實現中，帶了美麗到家庭中的人間來的未來世界並不十分遼遠。

—開明書店—